觀察

THE OBSERVER

儲安平主編

第五卷第十期

專論

論當前的經管情形 施復亮

百孔千瘡的物價管制 劉滌源

工業化的利弊 劉緒貽

美國通信

中國在聯合國中 何永佶

觀察通信

雞肋！雞肋！(北平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宋子文主粵一年 (廣州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清華園的制法與大選 (北平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鐵幕安在 爐邊天下 費孝通

論當前的經管情形

——保護消費者還是保護生產者？——

施復亮

一 消費者不全是生產者

生產者必然同時是消費者，消費者却不一定同時是生產者。社會的矛盾和對立，卽由此而生。在原始共產社會，一切消費者，除了老幼殘廢，都是生產者。所以那時社會沒有內部的矛盾和對立。假使在那種情形之下有一種保護消費者的政策，實際上也就是保護生產者。

可是自從原始共產社會解體，私有財產制度成立以後，情形就大變了。有了私有財產，就有剝削關係，因而就有階級制度，有一種不事生產的剝削階級存在。嚴格地說，一切剝削者都不是生產者，而是消費者，並且是最大的消費者。在這種社會，還有一種非生產的消費者，那就是附屬於剝削階級的各種寄生份子和一切失業的人民。假使在這種社會裏實行一種保護消費者的政策，那在本質上就是保護剝削者。事實上，這種社會所行的經濟政策，必然是名爲保護消費者實則保護剝削者的政策。

在一切階級社會，從生產的觀點來看，可以把它裏面的人們區分爲這樣五類：(一)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在今天是各種工人和農民以及其他一切從事獨立生產的人；(二)直接或間接協助生產的人，在今天是各種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營業人員、各種正當必需商業人員、各種調查或研究跟生產有關的科學和工程的工作人員，以及眞正有助於生產發展的經濟行政人員和社會行政人員；(三)組織或指揮生產的人，在今天是企業家、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在國營和公營企業裏，則爲政府官吏；(四)脫離生產的人，在今天是一切跟生產無關的知識份子、長期失業的人民以及其他一切自動或被動地處在生產領域以外和不能勞動的人；(五)妨礙或摧殘生產的人，在今天是貪官汚吏、土豪劣紳、盜賊土匪、地痞流氓、以及從事封建剝削的地主，還有官僚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特別是好戰份子所指揮的從事殘酷內戰的龐大軍隊。第一類和第二類人是在任何文明社會都需要的。第三類人在今天的中國也還有其需要，但須限定一定的範圍和程度，且須減少指揮性，加强指導性。第四類人則除了缺乏勞動能力者外，必須儘量減少。第五類人則必須澈底消滅，全部肅清，而消滅或肅清的辦法並不是全部殺戮，乃是儘可能地誘他們有機會轉變爲第一類和第二類人。只有這樣，中國經濟和中華民族才會有光明的前途。

在任何社會，人人都是消費者。可是在階級社會，消費者却不全是生產者。而且最大的消費者都是剝削者。剝削得越多的人，其消費能力就越强，因而其消費量也就越大。在階級社會裏，眞正的生產者，其消費能力和消費量都不會很大。所以在這種社會實行保護消費者的政策，不但不就是保護生產者，甚至根本侵害生產者的利益。

在資本主義社會，不會有眞正保護生產者的政策；但它必須保護那些組織或指揮生產的工商業者，使他們有利可圖，藉以刺激生產。不然，生產就不會增加，資本主義就不會進步，甚至其存在都會成了問題。

可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政府所行的經濟政策，不但不是保護眞正生產者的政策，而且不是保護正當工商業者的政策。一些官方經濟學者所提出的經濟主張，也都不注重保護生產者的利益。他們都從消費者的觀點來提出政策和主張，因爲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費者，他們所代表的是不事生產的消費者(卽剝削者)的利益。

當前政府所行的經濟政策，有三種好像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卽限價政策，貼補政策和配給政策。這些政策究竟能否眞正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値得我們仔細研究一下。

二 限價政策的失敗

當多數淺見的人們一致歌頌限價政策，經管當局正以限價成功沾沾自喜的時候，我就毫不客氣地公開斷言這次限價政策必然要歸於失敗。這並不是我歡喜澆澆冷水，實在因爲這種限價政策根本違反經濟法則。

現在已經有無數事實證明：這次限價政策已經完全失敗了。全國各地，在政府所控制的區域內，沒有一處不衝破「八一九」的限價，沒有一處沒有搶購風潮，甚至還發生搶米、搶麵粉和搶奪其他日用物品的風潮(例如漢口、

武昌）。超過限價二、三倍的商品和地點，據報紙所載：已不在少數；各地商店多半十室九空甚至十室十空，形成「欲搶無物」的狀態。糧米、麵粉、食油、食糖、布疋、絨線、橡膠、西藥以至日用百貨，普遍地缺乏或買不到，不僅魚肉雞鴨不容易買到，甚至根本買不到；就是普通的蔬菜也很難買到，而且價錢也不斷高漲。原料缺乏，燃料不足，食糧恐慌，商品奇少，出口呆滯，已成了全國普遍的現象。到處停工減產，到處禁運出境，到處有半罷市或半停業的狀態存在。而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游資沒有出路，到處亂奔，下鄉商流，如瘋如狂。人心皇皇，不可終日。娛樂場所，天天客滿。人民心理，勤於消費和浪費，懶於生產和營業。這就是這次幣制改革以後所行的經濟管制和限價政策的成績。這種情形，不僅各地如此，就是這號稱限價模範的上海也是一樣。而上海的搶購風潮還有領導全國的作用，而其規模之大和持續之久恐怕也要算全國第一。從本月初起，人山人海，排隊購貨，直到今天還沒有停止。而黑市的普遍存在，即經管當局也已公開承認。限價政策的失敗，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了。

限價政策的失敗，還從盛行物物交換的辦法中表現出來。據十月二十一日大公報所載：「蘇浙內地及漢口等處紗廠，已直接採取以紗易棉方式。最近紗廠所需漿紗的麵粉，就是拿棉布向麵粉廠交換」。「紡建公司現將製澱粉後的副產品麵筋，供給天廚味精廠做味精原料，而天廚則把它姊妹廠天原電化廠所產的鹽酸和漂粉，換給紡建公司。上海捲烟工業同業公會現正與菸商業公會商洽，把捲菸掉換菸葉辦法。各綢廠亦與絲廠絲商以綢易絲。手帕、毛巾廠則把手帕、毛巾掉換棉紗。紡建公司各廠現正搜羅廠中廢鐵，以備向機器廠掉換生產器材等」。「這些物物交換的現象，足以表示今天工業在無辦法中掙扎的努力」，同時也是表示工業界對於當前不合理的限價政策的嚴重抗議，也就是表示限價政策的成敗。倘使限價政策不失敗，決不會產生這些物物交換的倒退現象。

原來從物物交換轉化為貨幣經濟，是人類經濟生活上的一大進步。如今由貨幣經濟倒退為物物交換，顯然是一種違反經濟發展法則的反常現象。在幣制改革以前，還只是鄉間有這種現象；在幣制改革以後，竟擴展到都市裏來，甚至盛行於上海這樣工商業最發達的大都市。這不僅表示限價政策的失敗，同時還表示當前經濟危機的更深入和更擴大，也就是表示新法幣將遭受跟舊法幣同樣的或更悲慘的命運。

最可笑的是經管當局還有意地助長或鼓勵這種倒退現象，以掩飾限價政策的失敗。報載上海經管當局正擬以紗、布、鹽、糖掉換各地的糧食，並「決定外埠商人來滬採購捲烟，必須以米及其他各種農產品運滬交換」。「以貨易貨」好像已成了經管當局挽救限價失敗的主要方策。而其結果，不但不能挽救限價政策的失敗，反而加速促成這次幣制改革的失敗。經管當局口口聲聲要「嚴辦破壞金圓券信用的人」，誰知最用力破壞金圓券信用的人就是經管當局。倘使「以貨易貨」普遍實行，必然要宣告金圓券的死刑。貨幣的主要機能，在國內是充當價值尺度、價格本位、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儲藏手段。「以貨易貨」的辦法，就是宣告金圓券不能充當價值尺度，價格本位和流通手段，這種不能充當上述三個機能的金圓券，必然無法充當支付手段，更不必說充當儲藏手段。這樣，金圓券便失去貨幣的一切機能，而變成了一種廢紙。結果，自命擁護金圓券的護法羅漢也就變成了破壞金圓券的頭等罪人。

「以貨易貨」，表面是為着維持限價，保護金圓券的信用；實際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加速破壞金圓券的信用。就是這種辦法，也無法普遍徹底地實行，而且必然很快地要歸於失敗。大公報記者也說：「物物交換的範圍究嫌狹窄，不僅技術上很多困難，而且要配合雙方的需要。有許多原物料則無法換進，或找不到對象。此外各物上漲的幅度高低不同，也使交換的數量不易擴大」。簡單一句話，這種辦法根本不適用於現代複雜萬分的工商業經濟。其理由，在這裏不能詳說。

當前物價狂漲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發行數量的增加，在短短四十天內（改幣後到九月底止）金圓券的發行已經達到九億五千多萬，再加上未收回的法幣和東北流通券，通貨流通量至少要超過改幣前五倍，現在至少要超過改幣前七倍左右。有這樣龐大可驚的通貨在市面上流通，物價怎能不漲？第二是物資的大量破壞和減少。內戰是物資的最大消耗者和破壞者，再加以大量搶購，大量隱匿，減產斷流，那可供銷售的物資自然要日益減少。物資越少，搶購的人就越多，物價自然要大漲特漲，何況還加上龐大的通貨壓力？第三是管制不當；釘住「八一九」水準的限價政策以及一切不合理的管制辦法和做法，都是助長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不先消滅這些促成物價上漲的原因，絕對無法限住或穩定物價。這是經濟學上的常識。不幸，當前的經管當局偏偏不懂或蔑視這種經濟常識。因此，物資越管越少，物價越限越漲。過去還只有買賣問題，如今竟變成有無問題了。

淺見的消費者，最初頗滿意於當局的限價政策，以為這樣便可以保證自己的最低生活。他們不會想到：不合理的限價政策和管制政策，使得一切工商業者得不到利益或虧蝕老本，甚至還要坐牢受罪，結果只有停工減產，賣光掃光，懶得生產，懶得進貨，甚至根本無法生產或無法進貨。各地當局的阻運斷流的辦法，更使這種情形惡化，甚至破壞社會的整個經濟生活。因此，消費者有了錢也買不到貨，感受生存上的極大威脅。所以這種引起減產斷流的限價政策，決不是真正保護消費者利益的政策。一時的小利，會帶來長期的大害。這是每個消費者都應當認識清楚的。

三　貼補政策和配給政策的不合理

貼補政策是一種輔助限價政策的必要手段。這次跟幣制改革同來的經濟改革方案，一方面要釘住八月十九日的限價，同時又要調整國營事業的價格到戰

節的水準，縱然是一個極大的矛盾，這一矛盾在幣制改革後馬上就表現出來，而且引起人民的極大反感，嚇得政府直到今天還不敢明白調整國營事業的價格，只得繼續以國庫貼補國營事業的虧損。

要執行限價政策，必須同時實行貼補政策，兩者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不僅對於國營事業和公用事業有了虧損，應當實行貼補；就是對於民營生產事業有了虧損，也應當實行貼補。倘若既不許它漲價，又不肯實行貼補，那就無異逼它關門倒閉，所以貼補政策必須與限價政策同行。

反轉來說，倘使限價政策行不通，貼補政策也就不應該繼續實行。就原則來說，只有跟發展整個國民經濟有關的重工業和交通事業，在一定的時期和一定的條件之下，才應由國家給與一定的補貼。其他國營事業和公用事業，在原則上應謀自立自給，不應由國家隨便補貼。例如鐵路的經費，應由利用火車的人來負担，郵政的經費應由託寄郵件的人來負担，電報的經費應由託打電報的人來負担，決不應由那些不用火車、不寄郵件和不打電報的人來負担。誰利用這些事業的次數多和份量多，誰就應該多負担一些費用。倘使隨便以國庫來貼補這些事業，那就無異叫全國人民來共同負担它們的經費，叫那些從來不會使用或很少使用這些事業的人（農民、工人及其他絕大部份中下層階級）來負担不應歸他們負担的經費。這種貼補政策，使消費者（使用）可以減輕負担，非消費者憑空增加負担。而這些事業的消費者，卻多半是上層階級和一部份中層階級。極大多數的下層階級，都不能享受這種消費。所以這種保護消費者的貼補政策，實際上是犧牲多數人利益來貼補少數人利益的政策，是違反公道原則的。這些多數人大半是生產者；他們受了損失，消費者最後也不會眞正得到便宜，不過其發展過程是間接的緩慢的罷了。

配給或配售政策在現在也是一種輔助限價政策或穩定物價的重要手段。從今年三、四月起，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廣州五大都市開始配售糧食，後來又加上青島。六大都市配糧人口約達一千一百萬以上，每人每月配米一市斗（十五市斤）或麵粉十五市斤，六市每月共需米八十萬市石左右，麵粉一百五十萬袋左右。根據十月五日大公報所載立法院會議中的報告，五大都市（青島除外）配糧，政府每月須貼補二千餘萬金圓券。可見配糧政策，實際上也是一種貼補政策，不過貼補個人而已。這就是說：六大都市的配糧，有一部份糧價是由六大都市以外的人民負担的。六大都市以外的人民爲什麼該分担六大都市的糧價，特別是六大都市以外的窮人爲什麼該分担六大都市富人的糧價，這是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明的。還有，配糧政策的目的是要抑低糧價，就是要犧牲農民的利益（也犧牲到一部份地主的利益）。本來糧價和一切農產品的價格，差不多都遠在工業品之下，農民在交換關係中已經吃了大虧；如今不抑低其他商品的價格而偏要抑低糧價及一切農產品的價格（糧價既被抑低，其他農產品的價格也就跟着被抑低），更使農民遭受重大的損失。現行的少數都市的配糧政策之不合理，觀此已很明顯。於是有些立法委員主張把配糧範圍擴充到漢口、西安，也有人主張「全國普遍配糧」。前者不過要擴大享受消費特權的範圍，毫未變更問題的性質。後者好像顧到「平等消費」的原則，其實根本無法實行；倘使硬要實行，必然要逼出全國性的「民變」，因爲極大多數的農民和地主根本不要你配糧。

報載上海區經管督導員辦公處於十月十三日開會決定，「自十一月份起，本市實行全面擴大配給，以米、油、布、糖、煤球五種重要日用必需品爲限」。「凡有戶籍的本市市民都可享受此項權利」。後來又聽說只限於「公教人員、工人和貧民」。不管怎樣，我都懷疑這種辦法實行的可能性，更不能相信它的效果會優良。要實行這種辦法，首先必須如期確實地掌握標準的和足量的上述物資；這在現在是很成問題的，如果貿然地勉強實行，到了將來不能掌握物資的時候，其後果將不堪設想。退一步說，我們姑且承認這種辦法能够實行，也是不合理的。第一、全國全面的配給制度，在中國根本不能實行；一地的局部的配給制度，決不能有穩定物價的作用。在抗戰時期的重慶，我們有過這種經驗。在改幣以前的上海，也曾普遍地配售過米、油和糖，部份地配給過布和煤球，都不會收到穩定物價的功效。要想靠上海一地這樣的配給或配售制度來穩定全國的物價，根本是一種空想。第二、上海市民沒有理由可以單獨享受這種廉價配售物品的特權，尤其是上海的富人更不應享受這種特權。這種特權的取得，由於犧牲全國多數生產者的利益，同時也由於犧牲其他各地消費者的利益。這種犧牲別人來成全自己的辦法，不是上海市民所應贊同的。我們要保護自已的利益，同時卻不可犧牲別人的利益，尤其不可犧牲生產者的利益。第三、由於配售價格低於普通市價，必然要使一部份人購買一些暫時不需要的物品擱着不用或轉售牟利，因而剝奪那些需用很殷的人的消費權利或購買權利，更加促進物資缺乏的現象。總之，全國人民處在同一經濟體系中，休戚相關，利害與共，應有整個的政策，互相配合與聯繫，不能再回復到經濟的封建割據時代。假使整個國民經濟崩潰，上海決不能獨保無恙。拋開全國而單謀保全上海的辦法，實在是一種愚蠢的辦法。

貼補政策和配給政策雖然都好像以保護消費者爲目的，但其結果都不能眞正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任何犧牲生產者的政策，最後都有害於消費者。所以眞正要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必須首先保護生產者的利益。

四　首先必須保護生產者

上海的經管人員一再强調地說明他們的使命是「要保護大部份人的利益，得罪犧牲小部份暴利或既得利益的人」，他們「不惜對少數人作嚴厲處置」「而使得多數人解除痛苦」。他們之中也許有人在主觀上眞作此想，希望在這次經管工作中有所作爲；可是我們從客觀上看來，他們所做的事實，不但不能「使得多數人解除痛苦」，倒反只有增加多數人的痛苦；他們只在努力拍蒼蠅、捉小鷄，並不肯或不敢眞正打老虎；他們只犧牲一部份較小的既得利益者去維

護較大的和較大的既得利益者。轟動全國的「揚子囤積案」，其當事人至今尚能「逍遙法外」，就是最好的證明。至於盤據要津和逃走國外的老虎，更是安然無事，誰也不敢動他一根毫毛。因此，標榜「犧牲少數人來保護多數人」的人，竟成了「犧牲更多的多數人來保護更少的少數人」的人。這是現政權的性質所決定的，決非這些執行人員所能為力。問題不在這些執行人員，而在現政權的本質。

什麼是多數人？就是直接生產者、扶助生產者、指揮生產者以及一切從事有益社會的工作和一切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具體地說，就是一切農民、工人、獨立生產者、知識份子、民族工商業者、工商從業員、失業者以及這些人民的家屬。

什麼是少數人？就是一切妨礙或破壞生產的人以及寄生於他們之下而毫無覺悟或「助桀為虐」的人。具體地說，就是官僚資本家、買辦資本家、封建地主及其幫兇和家屬。

正確的經濟政策，應當保護這樣的多數人，犧牲這樣的少數人。一則因為這樣的少數人的利益是過去犧牲這樣的多數人的利益而得來的，使它「物歸原主」，才合於公道原則。二則因為「物歸原主」之後，才能把過去用於囤積投機的資金轉向生產事業，過去歸少數人浪費的物資用來改善多數人的生活。只有這樣的政策，才算得真正保護多數人的利益，也即真正保護多數消費者的利益。

只有生產者才是我們社會裏真正的多數人。社會的財富都由他們生產出來，國家的經濟實際都由他們負担，一切非生產者實際都由他們養活。可是他們今天是被剝削者，過着極低度的生活。他們對社會國家盡了最大的功，但吃了最大的苦。我們為着國民經濟的復興和進步，為着社會國家的前途，為着一般人民的幸福，都應當特別保護這些生產者的利益。只有積極保護生產者的利益，才能大量增加生產，暢通貨運，繁榮經濟，穩定物價，甚至減低物價，結果使消費者真正得到利益。不然，「減產斷流」的結果，必然會把消費者逼上死路。

在今天，要增加生產，暢通貨運，還必須保護民族工商業者，鼓勵他們投資生產事業，保障他們的「合法利潤」，並給予他們以一切方便。民族工商業者是今天組織生產、疏暢貨運的有益份子；打擊他們就等於打擊生產和流通。結果，對於消費者也會發生極大的不利。

所以要真正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必須首先保護生產者的利益。可是今天的政權，無法採取這樣的經濟政策；在內戰的環境中，一切「竭澤而漁」，只顧財政的目的，不顧經濟的目的，更不能採取這樣的政策。內戰的龐大消耗和猛烈破壞，必然要使物資越少，通貨越多，物價越漲，經濟危機越深。

因此，我們要實行保護生產者和民族工商業者的政策，要挽救當前的經濟危機，只有首先努力結束殘酷的內戰，全面恢復和平，改變政權的階級基礎，實行真正的民主，使少數人的政權變為多數人的政權。不然，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都會被犧牲殆盡。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最現實的最嚴重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值得每個人的注意和考慮。

卅七、十、廿二。

百孔千瘡的物價管制

劉滌源

在本刊第五卷第六期「論物價的局部管制」一文中，筆者曾明白指出：局部物價管制中各種破綻的嚴重性，勢必與時俱增。時逾兼旬，現在，物價硬性管制在全國各城市出了大亂子，已到了百孔千瘡的境地。事態的發展已極為嚴重：由物價的高低問題，變成市場中物資的有無問題；如這種嚴重局面繼續下去而不及早改善，則會變成人民生活能否維持的問題。

從上海搶購風潮發生以來，全國其他各大城市幾乎都被搶購狂潮所侵襲，受到極大的擾亂，形成我國十年通貨膨脹史中最混亂的狀態。現在，上海成了物資的「真空」地帶，其他各大城市也都陷入了半身不遂的癱瘓境界。以武漢市場為例，一週來，市面上買不到米、肉、油等日用品，市民生活馬上感到莫大的威脅。許多學校伙食團有斷炊之虞；即使勉強開伙，也是上餐接不到下餐。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由於搶購的結果，物價更拚命的上漲，如上等米在一週以前只賣二十餘元一担，現在已漲逾百元大關；銀洋黑市早已存在，但旬日以前與官價相差尚不十分懸殊，現在則已超過米價的上漲程度了。在偷偷摸摸的交易中，賣者漫天叫價，買者急不暇擇，恐懼與僥倖的心理交織着，人都失卻了理性，近乎瘋狂了。影響所及，黑市價格直線的更往上飛躍。

毫無疑問的，幣制改革的物價硬性管制，已收到了許多無法補償的反效果。本文擬將這些問題作一概要的分析。

物價管制所應具備的條件

許多迷信政治力量及槍桿力量，對經濟方面的複雜現象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人，嚮往於英、美、蘇聯、及德國等戰時物價統制的成功，堅信把硬性限價的法寶搬到中國來，就可以使十年通貨膨脹的重病霍然而愈。事實證明這種信念是錯誤的：他們只見到了上述諸國物價管制成功的結果，而沒有見到其所以成功之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所具備的基礎。

上述諸國的政治制度與經濟機構儘管各不相同，但促使物價管制成功的基本條件或基本原則是大體一致的。他們具備了這些基本條件，所以能成功；我

們沒有具備這些條件，所以得一個完全相反的結果。茲將這些基本條件加以概括，並作比較如下：

（1）在社會組織方面：他們全國人口調查辦得很完善；甚麼組織很嚴密；政府對人民的管理强而有力。所以，物價管制推行時，在政治及社會等方面之阻力較小。而我們呢？連人口總數究有多少，也是一筆糊塗帳。各地方均有些特殊勢力，甚麼組織鬆弛達於極點。中央政府一道命令，逐層承轉，到地方政府即成了具文。物價管制尤其如此。如此，物價管制成了管大城市而不管小城市，管城中而不管鄉村的殘破局面。

（2）在經濟結構方面：英美蘇德都是高度工業化，採取大規模企業經營方式的國家；尤其是蘇聯，許多生產事業都控制在政府手中；英國的許多日用必需品主要要從國外輸入，政府緊握此一物資供應之來源、惟其是採取大規模方式的企業組織，物資供應比較的集中，比較的容易估算，容易管制；而不致有零碎雜亂之病。以麵包一項為例，政府控制國內的麵包廠及麵粉廠，是比較容易的。我國經濟結構則完全不同。產業經營方式是小規模的，分散的，管制最不容易。以食米為例，產戶分散於各地農村，統制其供應自不容易。

（3）在物資需求方面：英美蘇德諸國實施物價政策時，必定同時嚴格限制全體國民的購買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上述諸國中許多日用品都在配給之列，而且消費量都限制得非常之小。反觀我國，全國人口總數都無法確定，遑論以全國為範圍的計口配給制呢？人口調查殘缺不全，自然無法估算出某種貨物的全國消費量；更自然談不上物資需求方面的管制。

（4）在財政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許多國家以增發鈔票為籌措戰費的主要方法，飽嘗了通貨膨脹的惡劣後果。在第二次大戰中，大體說來，英美蘇德都不再採此種慢性自殺的財政政策。新鈔增發數量有限，社會中不致憑空增加許多新的購買力。如此，只要貨幣流通速度大體不變，物價縱全不管制，也不會暴烈上漲。我國呢？八．一九以前不用說；就在八．一九以後，也在大量的增發鈔票。據政府公告：在幣制改革後迄九月底止，金券發行額即達九萬五千餘萬元；內中收回法幣及東北流通券約計五千萬元，則新鈔增加純額即逾九億元。十月份的發行增加純額諒也不在少數，今後還要繼續增發。市場中憑空增加如此大量的籌碼，怎能硬性的不許物價上漲呢？

（5）在剩餘購買力的吸收方面：人民所得中，除供消費外，倘有剩餘。這種剩餘的購買力，需要正當的出路，然後才不致在物價上作祟。英美蘇德諸國在戰時都大量發行戰時公債，加以吸取。同時，一方面極力保持債信，另一方面人民對政府也很信任，所以，戰時公債推銷甚為暢順。政府即可將這筆剩餘購買力去應付戰費。這樣，在消極方面可免游資對物價增加壓力，在積極方面可誘導剩餘購買力作有益的活動。我國情形，根本不同。幣制以前的情形不必再追溯，幣制改革後，出售國營事業股份成效極微，發行短期庫券銷路不佳，出售剩餘物資及敵偽產業則或杯水車薪，或緩不濟急。而因大局不安定，及管制不合理，生產事業萎縮，游資在市場中泛濫，大家提心吊膽，惟恐多存紙幣，於是大量搶購物資。這次各大城市中搶購風潮中的瘋狂程度，即可說明剩餘購買力沒有正當出路的危險性。

（6）在順應營利心理方面：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工商活動是以追求利潤為動機的。英美德三國的經濟統制中，都顧不及了這一點。希特勒政府在開戰以前即實行統制經濟，曾明白規定股息（dividend）為六%。至於社會主義的蘇聯，為了鼓勵生產，准許其將對政府供應數量以外之部分，另以市場價格在普通商店出售。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政府惟有一方面顧及並保障工商業的合法利潤，另一方面禁止過分利得，才能使物資之生產與運銷，得以長時期的圓滑進行。反觀我國，不問八．一九的各種物價是否合理，一律以是日價格作死硬的限價標準。蔣經國氏更明白承認：物價管制中須有些人佔便宜，有些人吃虧。這樣要使物資之生產與供應照常進行，自然是不可能的事。

此外，英美蘇德人民的守法精神、道德水準、與教育程度，都已臻於相當高的境界，實對經濟統制與物價管理有極大的助力。我國在這方面都有遜色。

總之，惟有具備上述諸項前提條件，才足以保證物價管制之成功。假若條件全未具備，或殘缺不全，而政府要對物價作硬性的規定，不許上漲，其必然的惟一結果則為招致混亂，促使物價的更加暴烈上漲。

適得其反的惡劣效果

在立法院物價檢討會中，王雲五氏列舉下列四項補救辦法，即（1）增加生產，（2）節約消費，（3）疏導物資，及（4）統制游資。（見十月十九日上海大公報）這四點，算是面面俱到。但是，這是我國十年通貨膨脹史中，政府屢次宣告而無具體成就的四大問題；而且通貨膨脹的程度愈增加，即愈難解決的四大問題。這十年來，國人對這四句口號式的原則，已聽膩了。這次幣制改革，原也寓有這些方面逐漸改善的希望在內；由於物價管制的不適當及其他許多原因，使這些希望都一一消逝。物價管制的原意在求物價之安定，進而求整個經濟之安定；但結果適得其反。茲將這些事與願違的惡劣效果，分析如后：

（1）在增加生產方面：政府屢次宣布要增加生產，但這次物價硬性管制使國內工業生產差不多到了空前的不景氣狀態。主要工業如紡織業、麵粉業、橡膠業、鋼鐵業等，無不發生減工現象。目前工業生產主要困難有二：一為原料缺乏，二為限價不敷成本。前者主要由於限價太低，而原料產地價漲，致來源阻塞；後者自為硬性限價政策之直接的惡劣效果。當局答應對於原料困難沒法解決，擬實施原料配給制度，但現尚未開始。至限價不敷成本一點，以上海區情形言，則蔣經國氏要大家犧牲自己以成全自己，忍痛繼續生產。但犧牲總是有限度的。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大環境中，不計及生產者之利潤，其必然

的結果爲生產緊縮，物資減少。希特勒實施統制經濟時，猶顧及此點；我國物價管制者能有比希特勒更大的魔力嗎？此種硬性限價的辦法如長期繼續下去，將使受限價之各種工業逐漸萎縮下去，終至完全關閉。對我國民族資本之發展，當爲一大損失。

（2）在輸入生產器材方面：增加國內生產，需要從國外輸入大量的生產器材及原料。政府的盤算據說是如此的：幣制改革後收兌的金銀外幣，移充發行準備，不提充輸入必需物資之用；至生產所需之生產器材及原料，則由民間移存金銀外滙來輸入。輸入限額自第七季起，以第五第六兩季標準，再核減至少四分之一。但是，在限價的規定下，以外滙市價計算，輸入國外物資將大虧其本，致走私進口近來也大見減少。所以，在限價政策之下，人民自備外滙輸入生產器材及原料，已差不多陷於絕望了。

（3）在增加輸出方面：政府是極希望增加輸出，以增多外滙頭寸的。但我國輸出主要以農產品爲大宗，如桐油、茶葉、猪鬃等等，產地分散於各鄉村。限價政策在鄉村毫無效驗，照常的自由漲價。這樣，輸出品產地價高，而官定滙率不變，輸出業者以高價從各地購收產品，輸出後依官價滙率結得金元，即須賠本。所以，這種區域的限價政策推行到盡頭，將使我國正常輸出完全趨於停止。

（4）在節約消費方面：政府三令五申要厲行節約，更推行各種方式的節約運動。但事實上，在消費方面，限價政策剛好發生一種適得其反的效果。通貨數量增加，市場中憑空增加了許多新的鈔票。在這種情形之下，如貨幣流通速度大體不變，物價應任其與貨幣數量之增加依同一比例而上漲，才不致使人民對物資的購買力有所增加。現在，政府一方面增加發行數量，另一方面又將物價凍結，則人民將原已發行與新近發行的鈔票總量，依限價購買物資，自然可將各商店的物資搶購一空。在限價及搶購聲中，自然會發生貨物退藏的現象。這種貨物退藏暫時不賣，在某意義上講，倒有保留一部分物資以調節時間上供需的作用。而當局却又執行了嚴格檢查存貨的辦法，所有認爲超過合法數量的存貨，都强令出售。此種措施因爲取締囤積減少物價上漲壓力，但其結果會使已有的一點物資提前賣完，加速經濟危機之來臨。這種只管物價不管人民手中鈔票數量的辦法，將供市場上的物資，加速的被人民的所增鈔票搶購淨盡；推其極，將使整個市場完全停擺。

（5）在疏導游資方面：政府口口聲聲說要疏導游資，而事實上適得其反。幣制改革以來，游資大量增加。其主要來源（自然尚有其他次要來源）不能不歸諸因收兌金銀外幣而發行的通貨。截止九月底止，此項發行增加額約爲六億元（見第二次檢查公告）。這數目不爲不大。而限價政策使生產萎縮，則游資自難與生產事業發生關聯。這樣，政府一方面因收兌金銀外幣及國庫開支放出巨大的籌碼；另一方面一般工商業因出售貨物後不能立刻補進必需原料及同類製品，手頭所積存的現款也就投放於市場。政府只注重金銀外幣之可貴，而不知大量增加游資之可畏。政府只注重限價之必須貫徹到底，而不知在硬性限價下，游資更無出路，更無法加以疏導。

（6）在補貼公共事業及都市配給方面：政府原希望幣制改革後能減少在這些補貼方面的開支。現在，在維持限價的前提下，政府失却了過去隨時調整公用事業價格的根據，使各公用事業虧累不堪。同時，都市配給制繼續存在，補貼自然仍須國庫負責。以上海爲例，據說已大批派員赴各地收購米、油等日用品，產地價格遠較上海限價爲高，這差額自然只有由政府負擔。限價愈持久，兩者價差愈大，補貼額也愈大。

（7）在各市場間物資交流方面：幣制改革前，全國各地物價水準高低不一。幣制改革實施之初，採行全國劃一的辦法，結果物價高的地區大體保持原來狀態，物價低的地區則一律依金銀兌換率，向高的水準看齊。到限價政策出現破綻以後，各地管制當局採取物資禁運——一種最原始的經濟管制措施，把全國各地市場用人爲力量加以支解與分割，遮斷各市場間物資的自由交流作用。管制愈認眞的區域，此種遮斷政策也愈澈底，區域的經濟孤立所產生的惡果也愈嚴重。

（8）在價格安定方面：限價政策原在求全國物價安定，但事實上，在物價問題本身方面的結果是這樣的：第一，在廣大的鄉村與小城市，物價漲落完全自由。第二，在限價政策執行比較澈底的上海，檢查存貨認眞，物資被迫依限價賣光，全市成爲物資的「眞空」城市；管制當局比較有權力與財力，可向產地收購日用品，來塡補城市的食用。第三，在限價實施而無法澈底的其他大城市，如武漢等地，搶購風潮中，物資退藏起來，日用品如米、油、肉等均買不到；當局權力及財力遠較上海區者爲小，差不多束手無策。報載武昌湖北省立中學無米開伙，去請省政府幫忙，結果省府也是愛莫能助。即此一例，可見其他。在日用物資與銀洋的爭購中，賣者漫天喊價，買者不問貨色，不問價格，欣然接受。這種半公開的漲價較政府明白承認其漲價，在程度上猶還過之。

總括的說，限價政策實收到適得其反的惡劣效果。在幣制改革以前，只有物價高低問題；現在則變成物資有無的問題。限價政策之本意在求經濟安定，其結果足以擾亂經濟，而且擾亂程度之大，爲我國十年通貨膨脹史中所僅見。由物價問題，演變到城市人民能不能繼續生活的問題。影響所及，將使經濟崩潰提早降臨。十年來採行通貨膨脹政策而不嚴厲管制物價，是一種慢性的經濟自殺政策；現在，通貨膨脹的程度並未改善，而又推行「局部的」物價限制，使經濟急轉直下的惡化，實爲一種急性的經濟自殺政策！

。三七、十、二十、珞珈山

本刊歡迎讀者直接定閱

工業化的利弊

——讀了潘光旦先生「工業化與人格」一文以後

劉緒貽

從前在母校裏，潘光旦先生是我敬愛的師長之一；他所時常談論的博雅教育、通才論、優生學等等，也是我衷心贊同的。但近年來我的想法有許多改變，上星期六讀了潘先生在「觀察」五卷七期上發表的「工業化與人格」一文以後，覺得有許多可以提出來討論之點，因此禁不住寫這篇短文，來就教於潘先生以及讀者。

潘先生認爲工業化的弊病有兩個特徵：「一是它們根本從機械式的生產方法產生，是工業化過程中內在而無法擺開的一部份；除非停止工業化，除非取消大規模的機器生產，這些弊病也就無法袪除；二是這些弊病所牽涉到的不止是服用便利與體格健康的一類問題，而是更基本更久遠的生命意義與生活趣味的問題。」這種問題的起源，潘先生認爲是由於「機械式的生產方法」，使工人的能力沒有全部發展的機會；窒息工人的特殊才能與興趣；抹殺工人人性中遊藝與創造的要求，由於此種緣故，工人的人格被剝奪了，變成了機器的奴隸。

工業化有他的弊病，這一點我和潘先生同意，但是我們要問的是：是否因爲工業化帶來弊病，我們便能不要工業化呢？答復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我們此地因篇幅限制，不能詳細加以討論。不過從常識判斷，想潘先生是不會想從工業時代回到農業時代去的。不獨潘先生，就是其他中外正視工業化弊病的人士，也從不會不加保留的反對工業化。所以從潘先生的文章裏，我們只能找出限制工業化的意思，而沒有完全反對工業化的意思。

既然需要工業化，而工業化的弊病又是不可避免的，然則，是否限制工業化的程度便可以袪除工業化的弊病呢？從潘先生的文章，我們得不到正面的答案。因爲工業化涵蘊大規模的機械式的生產方法，而大規模的機械式的生產方法，又必然的帶來潘先生所說的弊病。然則限制工業化的程度，頂多也不過「減少」工業化的弊病而已。至於此種「減少」，是否所得能償所失，則我們的意思也許和潘先生的不同。其所以有這種不同，我以爲這是因爲潘先生只看到了工業化對於人格不利的影響，至少是太着重這種影響，而忽略了它的有利的一方面的緣故。

任何一個從事於工業活動的人，即使是工人也好，其人格，可以大體分爲兩面：一面是在其職業活動中養成的；一面是在整個社會中養成的。」一個工人，在從事於生產勞動時，他的思想行爲，固然不能脫離機械的影響，但是除了作工的時間以外，其餘的時間，他可以從事於與機械式的生產方法毫無關係的活動，例如：看戲、釣魚、讀報、打獵、訪友、與家人團聚等等。在職業活動中，由於工作的呆板機械，支離破碎，工人的人格固然可以受到凌遲宰割，漸漸變成機械的奴隸，但是離開了工廠，他所生活的社會，是一個工業化了的社會；工業化了的社會之中，因爲大量生產和價格降低的關係，有許多東西是可以幫助工人發展人格的，也就是增加工人「生命意義與生活趣味」，使之不僅作機械的奴隸的。比如在美國，因爲收音機的普遍，從前僅是上層階級才能享受的古典音樂 (Classicol music) 和大歌劇 (Grand opera)，現在工人們也可以享受了。閱讀報紙，討論政治，關心選舉的工人，在美國也愈來愈多。這不過是舉例而已，其實，我們只要把美國工人和中國農人比，我們似乎只能說中國農人的人格比美國工人的更簡單，而不能說中國農人的人格比美國工人的更「健」「全」。這就是因爲在工業化的社會之中，工人人格所受職業活動的壞影響，可以由社會生活中所受的好影響來補償的緣故。

說到這裏，我們似乎應提一聲，我們是不太同意潘先生對於工業化的籠統估價的。潘先生認爲工業化所標榜的提高一般人的生活水準與增加一般人的生活福利，其所提高與所增加的「祇」是一些「尋常的器物之用」，這是有些抹煞事實的。工業化所提高與所增加的固然或許「偏」於「尋常的器物之用」，但是，隨着工業化而來的人民知識程度的普遍提高與欣賞音樂機會的增加等等，我們能說是「尋常的器物之用」嗎？何況，物用是人格發展的基礎，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物用的問題不解決，人們是沒有餘力去講究「生命意義與生活趣味」的。

尤有進者，工業化的過程也就是人力解放的過程，所以工業化的程度愈高，人力解放的程度也愈高。人力解放，同時也就是閒暇的增加。一九四七年來，美國已有許多工廠一星期只作五天或四十小時的工。這種閒暇的增加，一則減少工人職業活動的時間，使工業化對其人格的壞影響減少；一則增加其非職業活動的時間，使工業化對其人格的好影響增加。這種趨勢，愈來愈明顯，前途還顯現着更大的希望，使我們更相信似乎沒有限制工業化程度以減少工業化弊病的必要。

其次，潘先生以爲工業化對人格的影響，不獨會使工人變爲機械的奴隸，而且「從機器的奴隸開始，中間成爲制度的奴隸，團體的奴隸，最後成爲野心家的奴隸。」這種說法也是相當牽強的。做制度與團體的奴隸，這是原始民族和現代民族同有其份的，並不僅是受了工業化影響的工人爲然。有許多人類學家，還認爲在這一方面，現代人比原始民族要好得多。至於說到做野心家的奴隸，我們把現代的產業工人和農業社會中的一般人民比較，究竟是那些目不識

丁的農人容易被野心家控制與利用些呢？還是有相當知識水準的工人？不用說自然是前者。所以產業革命以來，下層階級的覺醒才日益普遍而深刻，使統治者應付爲難。潘先生以德、義兩國爲例，說明工業化是導引人民走向「奴役之路」的開始，如果這種說法可靠的話，那麼，工業化程度更高的英國、美國，甚至比利時的政治制度，應該比德、義兩國還要集權化些。但事實不然。根據潘先生文章裏的意思，這也許是因爲德、義兩國有野心家而英、美等國無野心家，但熟悉英、美政情的人，能說英、美完全沒有野心家嗎？她們國內甚至還有法西斯的組織哩！所以我們認爲，德、義兩國的集權政治，各有其複雜的歷史社會背景，即使與工業化稍有關聯，也絕不會像潘先生所說的那樣密切，潘先生加給工業化的這種罪過，實在是相當冤枉的。

最後我們要說明的是：潘先生認爲工業化帶給人類的好處「只便宜了少數的人」，這句話似乎也略帶語病。我們的看法，以爲工業化帶來的好處，人們固然未能平等的享受，但不能夠說「只便宜了少數的人。」蘇聯的情形我們知道得太少，暫且不說，但即使在美國，貧富的懸殊固是事實，然而大多數人都多多少少享受了工業化的益處，則是很顯然的。這只要把美國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和中國農民的生活比較一下便可知道。不過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說美國的經濟制度是完善的，是公平的，從分配的不合理看，美國的經濟制度還大有改革的必要。我們只是用美國作例，說明工業化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至於工業化社會中的人民大衆不能平等的享受工業化的利益，那不是工業化本身的責任，我們當別求病因。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有些非工業化社會中財富分配的情形便可明瞭。比如印度，尤其是從前的印度，中世紀時代的歐洲，六朝時代的中國，社會上貧富懸殊也是十分厲害的。所以沒有工業化，我們也不能擔保社會財富的分配公平。如果我們要求公平，只有從分配方面去着手，假使分配有了辦法，則第二步我們要問的是：有多少東西可分。如此，我們又不能不鼓吹工業化了。

三十七年十月十二日於珞珈山

中國在聯合國

（聯組（聯合國）通訊之一）

何永佶

聯合國組織（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按簡稱「聯合國」，會引起人們誤以爲牠是個國家，宛不如仿照「聯總」「行總」之例，叫她做「聯組」。至於英文簡稱 United Nations，「國」之一字是雙數，可無誤會）是個無地盤，無可以叫做自己的收入，無武力，現下甚至無房子住的孤兒。其經常辦公的祕書廳是借人家的一個工廠舊址，離紐約城有三十多英里，其地叫「成功湖」(Lake Succ ss)，但並無湖沼在那裏。那工廠原是美國 Sperry 公司用以製做「方向儀」(gyroscope)的，既然是工廠舊址，便不甚合一個外交團體辦公之用。裏面的辦公室，都是用木板間開的，這屋講的話，旁屋聽見，所用的光線是人做的白尼安燈，辦公人員經常差不多看不見日光。這會址有兩個大會堂，一爲安全理事會會議廳，一爲託管委員會的會議廳，裏面的陳設，比我們有些中山紀念堂還不如。Sperry 公司雖然把牠前座的一樓租給「聯組」，但仍保持着後座之一樓爲工場用。來參觀「聯組」的人，免不了動用照相機，藉留紀念，又免不了把後座之一樓也照一照。當美國逮捕共黨情勢緊張外務部人員又發表「聯組」內有很多從外國來的間諜的言論時，這些把後座樓照入鏡頭的遊客們，便倒了霉，被認爲「間諜」，「間諜」。「聯組」是在這種氣圍下工作，所以有人當他頭一次看見這聯組會址時就向人說：「這個能保持世界和平嗎？」（現在「聯組」預備在紐約市東城建立永久會址，美國也借了錢來，看圖樣是相當大氣魄的，但舉還未蓋成，所以是後話。）

「聯組」之能否維持世界和平，在數年前牠尚未成立時，中國已經有人在報上（可參考大公報一九四五年三四月間「爲向舊金山會議獻議」之數篇文章）指出牠是不行的。但實際效驗的時機到了。爲着柏林封鎖，蘇聯在那一邊，美英法在這一邊，正在安全理事會內猛烈抬槓。蘇聯仗着否決權的武器，不怕這事件拿出來在安全理事會吵鬧。在會場上吵鬧的只是這四個國家，都是公說公理婆說婆理，其他六個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中國、阿根廷、加拿大、哥倫比亞、敍列亞、及比利時——卻緘口不言，贏得個「六不響」（Silent Six）的尊號。

「六不響」中，有五個是非常任理事國，牠們是中小國家，欲哇啦哇啦響，其力有所不逮，惟中國是個常任理事國，五大強之一，五強中之四已在那裏大嚷，而中國卻噤若寒蟬，自甘儕於小鬼之林，覩虎狼之舞爪張牙恍如馬戲。本來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任何兩國發生糾紛，其他國家必爭着來做和事老，以增加其國在國際中之地位，無論成功與否，做和事老的國家總可以博得國際間的一聲喝采。今美蘇在那裏抬槓，而中國爲五強之一，能做和事老的資格者，莫強過於中國，做和事老的時機莫好過於今日，然我國駐聯合組織的代表卻一聲不響，非修養有素的人，莫克臻此。（最近的消息是「六不響」中比利時加拿大，及中國是贊美國，哥倫比亞，敍里亞，及阿根廷則不肯得罪蘇聯情願中立。我們的外交已由崇高的和事老地位降至一面倒的跟班地位了）。

南非洲虐待有色人種，其中包含黑人，中國人及印度人。印度駐「聯組」的代表潘迪亞夫人曾在這裏慷慨陳辭，指摘南非之不當，博得多人之同情及國際之好聲。今中國在海外的華僑，多過印度，其受虐待的情況，慘過印度，其被虐待的地區，不限於南非之一隅，舉凡荷屬印度、英屬馬來亞、法屬安南、甚至在暹羅印度的華僑，靡不受當地的政權或其土著搶的搶，燒的燒，殺的殺，全球的華僑莫不含辛茹苦，哭訴無門，然未聞我國駐「聯組」的代表曾哼過一聲，皺過一眉，瞪過一眼。

「聯組」自己沒有地盤，即是沒有抽稅的對象，所以沒有自己的荷包。牠每年的經費都是靠五十多個會員國每國給一點，湊成一筆以應開銷。牠最大的開銷是有着千餘二千的僱員的祕書廳，這些人的薪水都是靠各國每年繳納「聯組」的會費，所以祕書廳用人的一個默契的成規，是所用屬於某一國籍的人數，要比例地符合該國每年所繳的會費。中國所繳的會費每年三十多近四十萬美元，惟現在「聯組」祕書廳所僱用之中國人數，遠未到我們所納會費

的比例；雖則勞的國家早已達到了。然洋人看見中國人好欺負，祕書廳僱用中國人員不但不肯達到正當的比例，反而遇到裁員時首先把中國僱員裁掉。去年我們代表團之某一代表曾在會議上偶然說到祕書廳之關於保障人權的一部門用錢太費。這部門的主管人是個法國人，他的答復則爲過不了幾天把一大批的僱員（內多數爲中國人）裁掉！我們的代表團藐若無覩。惟所裁掉的裏面有一個是巴西人，巴西的代表團却不肯藐若無覩，即行抗議，說不能隨便因某一代表批評到該部門用錢太費，即行不由分說，不問那僱員平日的工作成績若何，而遽行裁掉。抗議的結果爲祕書處不能不收回成命，重僱那巴西人，而因爲收回那巴西僱員，遂不得不收回中國的僱員。我們中國人竟因由巴西代表的抗議而佔了一點便宜！

有一祕書廳的中國僱員向人說：『我的上司對我說：「祕書廳所僱用的中國人都不大行，只有你行」』有人便問他道：「你對於那上司的話有生氣沒有」。答：「沒有」。那人便向他道：「你應該生氣的。你應該知道上司說其他中國人不行也就是說你不行，你應該抗議，不引他的話爲榮而引之爲辱。你假如抗議，而同時每個中國人在人家說到中國人不行的時候，都去抗議，以後便沒人敢說中國人不行的了。其實祕書廳的中國僱員不比別國的壞。中國僱員中容有一二敗類，惟別國僱員的敗類恐怕更多。但他們不敢面說別國的人而却胆敢面說中國人，正因我們中國人中有些人得了洋人上司的一句好話便受寵若驚，對於其他中國人挨罵受屈，便裝不聽見，甚至幫着洋人來駡自家人！豈知這種戰略對於你這個黃臉中國人，並無甚麼好處。」

是的，在國外，中國人的根本毛病，就在他們不是黃蜂。人們之所以不敢欺侮黃蜂，正因你如動一動一隻黃蜂，其他全巢的黃蜂都來刺你。我們中國人太文明了，太個人主義化了，自己的面孔雖黃，然却不肯或不知道應該去做黃蜂，結果只好去做羔羊，一個一個地任人宰割。

最近「聯組」祕書廳開除了一個相當高級的中國職員（表面上當然算係他自己辭職），事情發生的一天，由祕書長賴伊親自用電話告訴中國代表團的總代表。這高級位置算是「政治」差事，照例由一國的政府推荐，而且只能由政府推荐，祕書廳鮮有不接受的。總代表如係「黃蜂」主義者，看見本國的高級國際官員丟了差事，一般人以爲他總會說道：「等我查查看，如查明不是這官員的過處，則我保留抗議及要求收回成命的權」，這丟了差事的中國官員無論是總代表的朋友也好，仇敵也好，在那種場合下，爲着國家利益，我們以爲他總會說那類的話的。誰知道總代表口袋裏有兩個私人，一聽見空了一個好缺，便也把查明抗議等等拋出九霄雲外，連忙把他那兩個私人荐上去，任祕書長揀一個，那丟了差事的中國官是否受了委屈，這件事的是非曲直，國家由他這種行動所受到的後果，好像簡直不是他的事情。

我們的總代表這種舉動，正中那祕書長的心懷：一則可以免去查明眞相抗議收回等等麻煩，二則總代表所荐的人是兩個而不是一個。如係只是一個，則照慣例，祕書長非要不可，因爲那缺是個「政治」缺，必須由政府推荐人的。今推荐的人有兩個之多，勢不能不從中挑選一個，挑選則必須審査資格比較一下，而這種工作係人事處的事。祕書長便說：「好；請他們把履歷表填上，我發下人事處審查」。這一審查，就好幾個月，至今尚未審查出來，據裏面人說，這缺恐怕是讓牠空起，中國人要補這缺，恐無希望了。總代表的手法，太過高明，擧一個則祕書廳不能不要，主動權操在中國；擧兩個則要讓他們審查，審查後又要人事處簽呈，簽呈後又要祕書長批准，批准與否，權操在他，主動權已旁落給人家。於是中國雖每年實幾十萬美金給人，而坐視好東西一件一件被人家拿走：這是我們今日中國的外交！

國璧日於紐約

編後

紙還是買不到，眞是急死人。照正常的情形，原料一面用出去，一面應當補進來。現在我們已經整整六個星期沒有買到紙，這樣下去，勢將油乾火熄。

我們還沒有決定怎麼辦。現在我們先要求作者體諒我們，文章希望不要太長。我們可能甚至連十六面都不能維持，所以五千字以上的專論和四千字以上的通信都將使我在編輯上感到困難。

有一位讀者建議，我們改排成報紙的格式，不再排成雜誌的格式，這就是說，排成一張八開的報紙式樣，全部排六號字，不用鉛條，如此，紙可節省一半，而文字仍可容納四萬字。這個辦法，當然是很不得已的，一方面已經失去雜誌的形式，一方面對於將來裝訂合訂本時也有很大的困難。但是這位讀者認爲：讀者主要的要求是讀觀察的文章，其餘的條件在必要時都可放棄。我們並不願意這樣做，但事實上現在已到了極艱難的地步。還是維持原來的格式呢？還是節省紙張下來多出幾期呢？我們十分懇切的希望各地讀者表示意見，以供我們參考。（我們仍當盡最大的努力去解決紙的困難。）（編者）

可能的發展

（上接第十頁）？我們略一分析，便知道目前形勢與半年前陳誠交接時大不相同。最主要的，第一、國內戰場擴大，西迄隴西，東至沿海，北起長城，南達江漢，無處無共軍的蹤跡，亦無處能避免主力作戰。共軍擅於突擊，專門以大吃小，國軍處此，疲於奔命。兵法「制人而不受制於人」，國軍却是背道而馳。第二、「死子」日漸增多，半年前的死子，尙祇長春、瀋陽、錦州三處，今日則加上太原、大同、保定、承德等多處，其中如臨汾、洛陽、濟南等已被共軍陸續吃掉，當局一方面要保護現有之死子，一方面又不能預防新死子的產生，日積月累，死子愈多，正像聖誕老人的包裹，越背越重，最後還是變做孩子的禮物。第三、濟南易手，戰局大變，「國民黨喪失濟南，就等於喪失像西班牙一樣的山東省」（合衆社），「自今而後，共產黨要到何處，就到何處，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沒有什麼阻擋了」（聯合社）。此外，濟南之失，除了影響關內戰局，對於東北，關係尤大。山東不再是軍事的輸血管，華北不再是東北的後備軍，此後的東北，將道道地地的變成「孤島」了。以上分析結果，證明以半年前的眼光，衡量東北的今日地位，是完全錯誤的。

也許有人還寄希望於遼西大戰的勝利，或者幻想營口海路的「暢通」。事實上，錦州即令失而復得，海路即令暢通，對於整個東北前途，並無補益。北方報紙最近透露傅作義將兼轄遼西軍事，又云將統一華北東北指揮，雖經「華北剿總」否認，其事亦非無因。蓋傅氏爲人，外實樸而內自喜，如果兼轄二區，力雖未必，心非不願。據云總統留平，即已此事垂詢，實施與否，當視遼西之戰而定。萬一戰勝，則可視爲「小康局面」的持續，如果失敗，則「壯士斷腕」，政府當不惜一痛。屆時，傅氏「鎮領」東北，或屬可能。至於殘餘部隊，一部抽調入關，鞏固華北，一部南調華中增援其他戰場，亦係意中事。

總之，拖延經年的東北，已經達到政府「攤牌」的時候了，棄之雖然「可惜」，食之轉覺無味，抄句楊修的話，「吾知王欲返矣」！

（十月十六日於北平）

假如你怕將來有一天買不到本刊，（像上期本刊在上海，星期六當天報攤就大部賣完了！）假如你認爲零售本刊實在太不合算（在外埠，書商將本刊的售價指得非常高，西康賣到六角一冊，台灣賣到台幣五百元一冊），最好的辦法是向本社直接訂閱（定戶提前一天寄出）

鷄肋！鷄肋！

——冷眼看東北的新趨勢——

季明

（觀察北平通信）三國志載：曹操攻漢中不克，便欲引還，因出令曰「雞肋！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曰：「夫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比之漢中，知王欲還也」。不久，曹操果還。今日東北局勢，無論從那方面看，已與雞肋同味無疑。然而政府人士，尙不敢公然宣佈「引還」者，原於政治因素者多，來自軍事因素者少。不過，局勢演變至今，戰略已足以轉移政略，故在不久的將來，仍然難免雞肋的歷史命運。

秋前的局勢

自今年春季，國軍由永吉完成所謂「敦克爾克」的撤退，接着四平又陷共手，東北便祇剩下長春、瀋陽和錦州三個孤點。有人把長春比作死虎，瀋陽比作餓虎，錦州比作乳虎，雖嫌自我恭維，亦不無近情之處。要之，錦州不守，瀋陽必爲長春第二，而長春尤其可憐。國軍既無力突出重圍，共方亦聽其自生自滅，馴至七個月來，掘鼠羅雀，餓莩遍野。政府對於這座孤城，耗去空投軍餉不貲，光就來回飛機而論，也就大大妨礙「軍事運輸」，何況城內還困死兩個軍呢！依「盟邦」意見，非但長春應當放棄，就整個戰局看，東北亦無勉強支撐之必要。惟政府當局的看法却不然：第一、中國人既講「正統」，又愛面子，儘管膝下的僅一城一堡，仍不妨在心理上據爲已有，對國內說，該地尙未「淪匪」，對國際說，政權就在中央。至於事實發展如何，到是次要。第二、萬一完全放棄，以東北之富庶，濟以共方之治績，不出時日，養癰貽患，由東北而華北，由華中而華南，蠶食之局形成，雖欲偏安而不可得。第三、如不撤退，由另一方面看，未嘗不能發揮「以小牽大」的作用。蓋東北國軍總數，瀋陽附近約八個軍，遼西（連冀東在內）范漢傑部約五個軍，加上長春孤軍，不下三十萬人。而共方除林彪十二個縱隊外，尙有獨立師十餘單位，總共不下五十餘萬。一旦東北易手，則林部勢將長驅入關。屆時，華北小康局面能否維持，尙未可知。此外，例如東北留京人士的督促，以及放棄後現任將領之安插等問題，均足爲當局考慮之因素。至於共軍方面，本可一舉而下長春，進而圍困瀋陽，然後移師入錦。但用兵之道，全師爲上，與其苦戰得之，何如不攻自下？因此，入春以來，共方卽以「不違農時」爲號召，一面休養生息，一面整軍經武。國軍既無力求戰，共軍亦無意發動。半年來，東北在衞「福將」指揮下的小康局面，就是如此形成的。

秋後的風暴

苟安的局面自然不能持久。就國方說，如果「六月蕭清華中」的諾言兌現，則東北這個死眼，還有救活的可能。就共方說，圖困到相當程度，仍然要用點實力，促成「由量變質」。但自濟南易手後，國方計劃顯受牽制，而共方的秋季攻勢，却在全國各地爆發了。此時，林彪爲配合全面攻勢，頗欲一舉而下東北。正如某權威家所言，共軍如攻下瀋陽，則長春不攻自下；如攻下錦州，則瀋陽已在掌握。此種「越點前進」、「避繁就簡」的戰略，便是最近遼西大戰的代價所繫。明乎此，則知所謂「冀東竄擾」、「綏東鏖戰」、「平保接觸」以及華北各地的零星戰鬥，僅爲軍事上的牽制，起不了什麼決定作用。

此次遼西大戰，將決定今後東北的命運。戰事爆發以來，當局一面增援錦州，一面另尋瀋陽出路，俾錦州萬一失守，瀋陽亦不致淪爲長春第二。十月上旬，五十二軍劉玉章部收復鞍山，進攻海城，便是企圖打通營口海運。共方駐軍長江支隊及獨二師三師等，仍逡巡邀擊，以破國軍計劃。

就目前局勢發展而論，共軍對於錦州，志在必得。其軍隊分佈情形，乃以第二縱隊擺在大淩河東岸，第一縱隊擺於黑山北鎮地區，目的是監視瀋陽，切斷國軍東路援軍，又將第六第十縱隊分佈彰武，保護遼北通義縣的補給線。再在榆關一帶發動牽制戰，以阻國軍西上增援。三面佈置就緒，然後以最精銳的第三、四、七、八、九縱隊合圍錦州。國軍防守辦法，除積極調軍出關，並由葫蘆島登陸新軍外，最近的所謂「長春出擊」，「進駐彰武」，也是國軍圍魏救趙的一着險棋。截至記者執筆時爲止，錦州已發生巷戰，電訊中斷。東路援軍被阻於北鎮，西路援軍尙滯於綏中，卽令趕到，恐名城已告易手矣。

總統的北巡

放下錦州得失不提，再來談談總統此次北巡的意義。總統自月初來平，前後駐蹕逾一週。除在平津「垂詢政務」、「探求民隱」外，最主要的兩樁大事，一爲在瀋主持軍事會議：一爲在葫蘆島佈署軍事。前者係十月二三日的事，出席會議者有衞立煌、周至柔、郭懺、趙家驤、俞濟時、廖耀湘、陳鐵等將領，事後還召見王鐵漢、董文琦、高惜冰等政務人員及萬福麟、馬占山、張鑿慈等地方耆宿。據說在此二日內，對於東北來日局勢，曾加研討，具體方案雖未發表，但由日後事實表現，可知當局正打算「以進作退」：第一、長春出擊命令，雖有發自總統北巡途中之說。而眞正出擊，乃在五日夜開始，足見與瀋陽會議有關。第二、瀋陽駐軍分向南、西、北三面「擴展」，目的只在接應長春疲兵(北)，呼應錦州軍事(西)，并尋求另一出海口(南)。第三、有關方面透露：自台灣增援東北之兩師，將因不耐苦寒而改駐平津，以平津駐軍改戍東北，故目前登陸葫蘆島及連山灣之新軍，不逾一師，顯見當局不擬將新軍，用於東北戰場。第四、在過去，當局每逢戰局吃緊時，照例須重申「確保東北」的決心，但最近總統返京後兩項文告，除承認軍事情形相當嚴重，並暗示政略應服從戰略外，對於東北前途，忽略不提。當然，我們對於政府是否放棄東北，毫無所知，我們只是根據事實來探討政府的態度，也許局勢驟變，原定的計劃，已不能應付成局，自不得不改弦更張。例如長春出擊，原擬利用共軍抽調空虛，突圍赴瀋。一旦中途受阻，情形就不相同。故出擊之初，報章大吹大擂，過後又漸緘默，國防部發言人先則模稜其辭，近則正式否認矣。

現局的分析

前面已經說過，東北的局勢，正如一塊雞肋，食之乎？棄之乎？一年來，政府爲此確實費去不少腦筋。但過去的打算，大部份根據政略立論。本來，內戰之初，政府爲了維持「正統」，對於較大的城市，當然「守土有責」，不能輕易言棄。可是時至今日，正如當局所云「國軍幾乎處處立於不利地位」，如果再要勉強支撐，其後果眞不知伊於胡底。是故，就戰略言，「戡亂」已非「三月肅清」「二月消滅」的事，勢將轉入「長期」。既須長期，則一城一省的得失，遠不如內戰初期之重要。換句話說，今後政略應該無條件地服從戰略。戰略上認爲不必堅守的城市，自然以放棄爲宜，根據此種理論，久懸未決的東北問題，就可一刀解決。

然則今日的戰略形勢如何（下接第九頁）

宋子文治粵一年

木　艮

（觀察廣州通信）十月三日是宋子文主粵的週年紀念日。這天他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說他總算對得起廣東人。此外，在省新聞處主催之下，穗港各報却凝出了一整頁的篇幅，發表歌功頌德的文字。是日赴官舍道賀者，中外人士絡繹於途，極一時之盛。

當去年宋子文南下主粵時，就有人說這是建設「戡建」大後方的一張「王牌」；但「王牌」攤開了一年，却無法挽回這個每況愈下的局面。記得在宋子文就任之初，第一次出席省參議會時，他就拍拍胸膛說：「請各位相信我，我這次返家鄉爲桑梓服務，我沒有成見，也沒有黨派，請相信我會把事情幹好，三個月後把治安弄好，六個月後人人有飯吃」。同時他更在招待記者會上，把解決水災善後各問題，維持治安和恢復交通、嚴懲貪污、澄清吏治爲治粵三大施政方針。又說：「爲達到理想，應針對以前失敗地方做去」。但今日擺在廣東人面前的現實環境，一年前宋子文所開出來的支票，都未能兌現。先說治安。宋氏一再強調「治安第一」，他說：「今日主要的是剿匪問題，如果剿匪問題能成功，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如果不能成功，那一切就成爲空談」。宋到任後，先把「中央系」軍人黃鎮球中將充作副手。他又實行了黃氏的分區清剿、軍政合一的計劃，將全省劃分爲九個清剿區（最近由湛江市之變遂成立第十清剿區），由各區行政專員兼任清剿區司令官，把區內軍政大權集中於一人身上，以便適切處理「剿匪」工作。增強警保兵力是宋子文自誇的得意成就，他說：「在這一年內，本省武力已經增加兩倍以上，故惟一精銳國軍六十九師北調後，地方治安仍能一律維持，如非擴編保警武力，恐治安更不堪設想」。一年來他除把羅卓英任內原有的十個保安團，加以整補外，並擴編六個與國軍編制一樣的保安團，和配置於各濟剿區的十一個獨立營，一個工兵營，一個炮兵營，一個汽車大隊，及游緝總隊。又把駐於廣九沿線的國軍一五四旅擴編爲美式最新國防師，最近並決定擴編三個同樣的師及三個旅，又成立一個幹部訓練班，培養優良幹部；此外又成立了一個無線電器材修儲庫，最足以令廣東軍事當局引爲自豪的是宋子文的海陸空清剿計劃。中央最近撥粵省剿匪用的炮艇（二百噸至三百噸）數艘爲廿五艘，另外四千噸的登陸艦「中興」號和過千噸的炮艦「美益」「美中」兩艘，也交由廣東的第四軍基地司令部運用。粵省府又在香港，直接向外商購入軍火二百噸，向美國以每架三千美元價值購回能在窮鄉僻壤中的池塘及禾坪上即可升降的水陸兩用小型偵察機六架，用以應付共軍的流竄戰術。宋氏在就職週年的紀念特刊裏說：「一年來擴編整補各保安團隊及各機構所需經費，均經另籌來源，或呈請中央撥付及補助，未曾增加本省人民負担，是爲本省治安措施之一大特色」。但三十七年度下半年粵省全省預算數，以警保費爲第一位，約佔總額十分之八。三十七年下半年的田賦征實數，由每畝六斗五升增至七斗五升，內規定每畝撥一斗五升爲全省警保費之用，還有已開始征收之自衞特捐，最近決定征收的戡建附加稅。如果再加上正如宋氏所謂另籌來源，或呈請中央補助的經費，則可知今日廣東用於治安上的經費，是怎能龐大。「賭注」可說下足了，而收獲的勝利却是：由去年九月行轅統計全省的「匪數」共一萬四千人，經過年內大小一千八百餘次「剿匪」戰役下，竟剿出擊斃匪共一萬四千餘人，擊傷匪共七千餘名，投誠自新者計一萬五千餘人這個數來。此外則有蕉嶺縣城之陷，湛江市（前廣州灣）之變，沙魚涌被包圍繳械之役，這都是使官方不能諱言之治安嚴重。「匪患」猖獗的事實，各江的輪渡被刼時有所聞，建設廳長謝文龍說：「全省公路無一暢通，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時全省建設之公路一五〇〇〇公里，惟迄今則一籌莫展，主要的乃因治安欠佳」，這就是我們的宋主席主粵一年來的所謂「維持治安和恢復交通」的情形。

說到吏治問題，宋子文到任之初，曾以身作則打破了傳統的官場「五日京兆」的陋習，只帶了一位祕書長上場，出納庶務一概沿用舊人。宋氏又於去年十二月組織縣長甄審委員會，由各機關法團及社會賢達，共同參加甄審決定派用，以示縣長人事公開。據統計參加甄審人數有四百〇五人，經甄審認爲合格者有一百二十九人，已派出者有六十九人。又成立青年就業輔導班，甄拔優秀青年人才，以充實行政及實業幹部。第一期學員均爲本年春秋兩季省內公私專上學校畢業生，經考取後入班的共一百四十五人，由八月一日至八月卅一日施行輔導課業，於九月四日依據各人原習科系及工作志願，分別配派於民、財、教、建四廳及田糧會計兩處見習。這就是宋子文一再自譽的「就地取才，絕對不任用私人，不浪費公庫分文」的吏治整頓與確立健全人事制度的原則。但縣長甄審委員會於本年八月在各方責難其甄審漫無標準之下而宣告關門，而青年就業輔導班之結業學員，又有改派往待遇低於省級機關達一半之縣級機構服務之說。縣長因貪污而被告的案件，據統計所得，達百人以上，而予以扣留者僅有三人，將案移送法院偵查者亦祇十四人。去年就開始清查的實業公司、順德糖廠的舞弊案件，到今日竟沒有了下文。就是宋氏自己本人在就職週年招待記者會上，也不否認目前廣東官場風氣之壞，但他認爲此種壞風氣非自今日始，在羅卓英主政時即已存在，甚至數十年前即已如此，非朝夕之間所能改變。

財政問題本來是宋子文第一拿手好戲。他是哈佛大學出身的經濟博士，一九二五年廣東時代，他以一省財力支持了整個北伐的龐大軍費，是在民國史上永垂不朽的。但擺在目前的廣東財政，是省府裁員百份之十五，公敎人員支薪打個八折，政費羅掘俱窮，十月份公敎人員公糧，因各縣欠賦尙未征起，而欲改發代金也沒有辦法。省有之收入，土地稅二成（包括田賦），營業稅五成及契稅二成五附加，目前仍不足應付實際支需。所有公教人員生活補助費，仍須賴中央補助。

廣東是一個缺糧省份，宋子文到粵後，自認爲對廣東人的第一個大貢獻，是組織廣東省糧食經理委員會，籌劃辦理運糧同粵調節。他在就職週年晚上向全省父老播講時得意地說：「對於本省糧食問題，因起始即充份籌劃準備，故本年青黃不接之際，民衆從未感受糧食恐慌」。在廣州鬧到滿城風雨，而爲留京立監委員與黨方人物抨擊宋氏的廣東省銀行奉宋氏命令於改幣前夕套取港滙五十九萬元的事件，宋子文說是用來賺辦暹米供給供銷，以公款辦公物，自稱毋可置疑。並謂如要問應否買港滙，則要問廣東人應否購糧。又謂渠並非不知古人明哲保身之道，但爲了免除糧荒，故不怕誤會，不怕攻擊。但看今日廣州的糧價，黑市的價格超過由「經管處」物價審議委員會所評定的二十二元公價達十元之多，而評定出來的所謂公價，却又超出「八一

九一價格百分之八十。從上述的數字看來，可以想象出糧食價格奇昂的重担，是怎樣加壓在今日廣東同胞身上的苦況！

發掘華南經濟力量，以支持北方的軍事發展，是宋子文南下主粵時的主要使命之一。他帶來了一大批外籍技術顧問，甚至遠在抗戰期間，指摘日僞華中的南京、揚州、蘇州、常州、無錫、南通、寧波、杭州、蚌埠、徐州、漢口、安慶等十二處政治經濟機構到處搜刮物資的日本人對內下城也做了實業公司顧問，而標榜出「日本人材，美國資金，廣東物資」的廣東經建大計。這一大批廣東經建「謀士」，每月都是起碼支七八百美元月薪，另有汽車洋房一律免費供給。宋子文爲設廣東的計劃，包羅萬象，式式俱備。在交通方面：（一）是修復東南公路幹線，修築東區公路；（二）是興築粵漢鐵路直通狗牙洞煤礦支線，重建粵漢鐵路恢復戰前行車水準；（三）闢建黃浦港爲南方第一世界港。在開發資源方面：（一）開發瓊崖之水利、礦業、漁業、鹽業、鐵路、海港等；（二）與資源委員會合辦開發狗牙洞煤礦，八字嶺煤礦；（三）與築浴江水電廠。這一大幅迷人的美麗遠景，現在却祇是一卷卷紙上的藍圖。事實上，廣州市內「電燈不明，自來水不清，電話不靈」，就夠市民大傷腦筋。中山大學教授伍碩立說：「宋氏建設方針，最低限度存有兩種錯誤：（一）就是忽視原有的事業基礎，企圖建立新的工業體系，那是一種超現實的幻想；（二）撇開農村經濟建設，而談工業建設，就是等於只談生產而不講市場，可說是盲目的建設。」伍氏又說：「我們要期望廣東經濟爲成繁榮的孤島，顯然是一種過份的希求，我們一定要正視現實，廣東經濟不外是構成中國經濟的一環，它决不會超脫這種現實而單獨發展的，它所略有差異的，是不會像拉鋸戰的地區人民生活之慘，和造成幾個新興的官僚買辦階級罷了！」這兩段話，正是今日在宋子文主持下的廣東經建癥結所在。

當今年七月間廣州的漲風如驚濤駭浪一般來吞食着沒有金鈔的升斗市民時，在第四次省參議大會上，有人攻擊說是「豪門」資本作祟，宋氏却慢條斯理地說：「我來到廣東迄今不知誰是豪門資本，請勿輕信別人的宣傳，而中了『共匪』宣傳之毒」，「金融問題物資問題，中央在京滬平穗等市設置專局，本人却不能越權管理」，正如省參議員凌維素說：「他（宋氏）計劃中的工作，往往流於計劃化，不能配合現實，而當前工商百業凋敝，人民普遍失業，事實上未見政府有何對策，替人民設想，最近社會公論，都似乎一致承認宋博士目前所爲者，似偏重中央國策的執行，側重於資金及工廠南流，於省政改革及解除人民痛苦，未能從根本做起……仍和以前任政院時的情形一樣，祇知廣聘外籍顧問專家名流坐在沙發上寫計劃方案，對於構成今日政治腐敗，經濟凋敝，財政破產，社會瓦解，文化落後，民氣消沉之癥結所在，未能作深入攷究，加以切實的改革。」

宋子文今日在廣東的權勢，可以說是集軍事、政治、經濟大權於一身。他的職銜爲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兼廣東省政府主席，行政院廣州區經濟管制督導大員，最近又把暫保廣東綏政組成立保安部，而兼多了一個司令官銜。前任民政廳長徐景唐，所謂爲工作而來，爲工作而去，就是爲了提高縣長職權的縣政改革方案被擱淺。有人譬喻宋子文在廣東，正如封建時代手執上方寶劍的「欽命封疆大臣」，只是直接對一個人負責。

一年來宋子文主粵政績，眞可以說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在他就職週年紀念時，就有「振衰起微造福桑梓，百粵黎同深景仰」之類民衆團體賀電達數百封，南京益世報謂：「在動蕩不定的『戡亂』時候，如果不正視現實，想宋主席創出奇迹，未免過於天眞幻想，但希望新人來的話，又有誰更有資格魄力能夠平治廣東」。這正是今日廣東的可悲！也正是今日全國的可悲！

（十月十五日）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每文以三千字爲最合適，最長請勿超過五千字，並請在文內自加小標題。

（上接十三頁）

學藝部的班担任了自治會宣傳的工作，競選生活福利部的班，到每個宿舍裏去，發送校內電影時間表。康樂部放映電影的時候，有一系全班都到會場上服務，他們油印「說明書」，按裝銀幕，使選民從幻燈裏知道他們在電影工作裏貢獻了不少的勞動。競選晚會上最煩重的事務工作也是由一個競選總務的班担任的。

競選到了最後兩天，民主牆上再也找不出一隙的空白了！這是每個競選團擬出政綱來比賽的時候。有的政綱眞是詳密精細，有的新鮮得太出奇，政府限價，不是買不到油鹽嗎？他們偏偏說有辦法。冬天溜冰不是借不到冰鞋嗎？他們說也有辦法。你買不起課本嗎？他想法借給你用上一學期的！你要進城買東西，他說願替你跑腿。二十六個競選團沒有一個不對自治會服務的工作紅了眼！就讓你閉上眼不看它，兩座對開的播音臺，一隊喧叫的鑼鼓隊，又是演說，又是唱歌，清華園給他們競選的呼聲掀翻了。

最末的一晚，是選舉委員會舉辦的大規模競選晚會，每個競選團集中力量在會上作最後的突擊。開會時間還沒有到，千餘位選民便擠進了大禮堂！守門的招待，一面拿着節目單親手交給每個來賓，親密的囑咐說：「別忘了！投我們××一票！」東北的同學，城裏的同學，很多集體來參觀這個大選的競賽，招待也當他是選民。禮堂裏，四面掛滿了各團的布幔，最大的可以遮住半壁牆。幔子的花朵，個個都在吸引選民的注意！大會開始了！節目單上有十六個節目，其中多半是演說。其實，有的演說是四五十人的宣誓；有的是工作小組廿多個人一齊唱着說；他們願意分担自治會的工作。有的化裝八個博士來跳舞，舞完了每人發表他們的一件新工作。那些眞正演說的，又各各不同，吹牛的，嚴肅的，道歉的，集體的，聯合內閣的，謙讓賢者的都有，各有各的一套特殊的說法。在這裏競選的熱情凝成一個焦點，放射着集體智慧的光芒，他們已然不再過個人主義的生活了！

記者特別留意他們競選經費的來源，特地去訪問幾個競選團，據說最多的花掉三十金圓券。單就他們消費的紙張算，這一場競爭一共至少消費了四百金圓以上。這筆錢有的是由各個參加競選的系級自動分攤，有的就靠你一圓，我一圓湊積起來的。我看見一個候選團親自向同學伸手去捐款！從捐款人的表情看，好像清華人都很願意協助這次的競選的。

開學已經將近兩個月，清華園從制法到大選，一一順利的完成！今天的清華人何嘗不明白眼前黑暗濃重，然而，新會章終於達成進步的使命，不但擴大了清華自治會的基礎，而且把民主選舉的精神提升到更高的一層。地球只要不停止旋轉，這代青年人就不會停止在黑暗的威脅中。他們聲勢浩蕩的跨過了個人英雄主義的生活方式，躍入健康的集體中。在這次大選裏，許多競選團用實際的工作代替了紙面上的噱頭，空洞的口號或「擲一」「喊」已經失掉了宣傳的效果，只有那眞正吸收了過去的經驗而擬定全盤工作計劃的才是眞正競選的資本。開玩笑，要活寶，騙不到清華選民的一票。看到清華園的大選，我確切的相信，在今天的時代裏，青年人已眞正學會了民主的生活。（十月二十日）

清華園的制法與大選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北平通信）現在各大學一般同學最覺痛恨遺憾的，莫過於一批熱情進取的朋友因爲他們担任自治會的工作，以致遭受政府的殘害，不僅犧牲了求學的機會，而且喪失了身體的自由。很多人都在想法避免這種不幸的事件，他們認爲過去自治會競選理事的方式，個人太突出，已經不適合於當前的情勢。同時自治會的工作有增無減的不斷擴大，附屬的機構也越來越龐大，更不應使全體同學的事務祇堆在少數人身上，讓他們勞累得像牛馬一樣。於是「大家事，大家幹」便成爲了一個鮮明的新口號。

正當迎新熱潮蓬勃高漲的時候，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的代表常駐會成立了一個法制委員會，從事研究有關自治會制度的缺點，指出修改自治會章程的問題。他們先是比較各校自治會組織的特點，再去訪問政治系和法律系的教授，而最重要的工作乃是搜集同學的意見。起初，他們邀請現任自治會的人員開一次座談會，從實際工作者的經驗裏發現修改自治會制度的重點。同時又歸納了民主牆上各系級各社團所發表的意見，確定一個修憲的原則：「就是要使自治會建立在更廣大的系級基礎上，大家的事情讓大家來幹。用集體的力量支持全體的工作。無論任何情勢，自治會都能順利的推動工作。」從民主牆上所張貼的文字看去，許多系級都開過討論會，依據舊會章發表他們對修改會章的意見。有的主張用「系級分部競選」的方法產生理事。（過去的理事是個人被選出以後再分担自治會各部的工作的，「分部競選」的意思就是候選者先決定担任那一部的工作，然後再參加競選）。民主牆上有的大談修憲應有的心理準備，有的提出全盤修改，徹底變革的全新制度。當然也有提出枝節修改的意見。各種主張自是免不了有爭辯。其中有連續發表達三萬言的洋洋大文章，每個字都是用毛筆寫的，像學頭一般大。這誠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如果把所有意見都抄錄下來，當有一二十萬字。法制委員會就從這裏面，創定了一部新的草案。

法制委員會一共草擬出三次草稿，第一稿公佈以後，有些同學不滿，再拿去修訂。第二稿公佈以後，舉行了一次「自治會會章批評討論會」。聚集了四百多位同學在一起辯論。訓導長也惠然出席，參加討論。在一盞微弱的燈光下，訓導長逐條提出文辭上的缺點，和別的執行上可能發生的困難。他還說：「會章是團體立法的根據，你們成立法制委員會起草章程，大家在這裏認眞討論，這種精神是很可貴的。教育部訂的章程所以沒有拿出來，因爲一個會章一定要大家都同意才行……。」那天晚上七點半開始，辯論也許比政府議會還緊張熱烈，直到夜深十一點半，主席認爲時間太晚，才暫時結束了這一場民主的論戰。就這樣，經過一個月另一天的研究和討論，一部新的自治會的草案才捧到代表大會上去！如果你不明白什麼是羣衆智慧？什麼叫集體創作？這便是一個具體的實例。

在這部新會章裏，理事會的理事用「班」代替了「個人」，各班不再提出某「個人」來做理事候選人，而是組織一個「理事候選團」。這個候選團要包括三個理事和一個工作小組（普通都是十個到二十人。有的班是全班輪流担任），出來參加競選學藝、康樂、總務、生活福利四部門之內的任何一部門。被選上了以後，他是代表「班」參加工作，全班的同學都要支持他們的。代表大會的代表是由各班的生活小組的小組長來担任，（生活小組是清華園裏新興的一種制度，大概是從陶知行的育才學校學來的，普通是把一個班分成幾組，每組有七八個人，他們在一桌吃飯，在一齊散步，一塊兒上圖書館，一塊兒談天，讀書。）代表會的代表要經常地和小組的同學聯繫。要眞實負責的代表他們的意見。這樣一個高度發揚集體精神的會章，比舊會章的內容差不多增加了五分之二。包括六十餘條款，全文五千餘字，代表大會積一晚的努力，將全稿細細審查一遍，字句上作了部分的修正，才正式通過。當時有的同學主張不但要修改內容，而且要把官腔爛調的文辭翻譯成爲道俗的白話。果然不久民主牆上高掛着說話一樣明白的新會章，今年清華園的大選就是根據這部大法舉行的。

政府想打擊生自治的企圖在清華園可以說是落了空。從他們創造這部新會章的精神看，學生是更進步、更壯大、更勇敢的站定在時代轉變的尖端。膽小的人不必替這一代的青年担心，只要聽聽他們天天口裏唱的歌吧：

「跌倒算什麼？我們不要緊；爬起來，再前進！」夠多麼雄壯、英勇、有勁！壓迫，殘害的結果，鍛鍊了一枝更鮮明，更壯大的隊伍。

● 自治會選舉委員會終於公佈了選舉日程。

各班都開了全班大會，清華園裏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班成立了小組。小組長當了班代表。各班在詳細的討論着競選的意義，廿多個班決定要參加競選，競選的工作可不簡單！要分工，要計劃，要組織，要籌款，要推出最精銳的人選，還要考慮當選以後怎樣支持理事團，以及大家在工作忙的時候怎樣去應付功課？這些問題的解決，必要靠着全班合作的。在新會章的基礎上，解決了這些競選的條件以後，於是從各班的優裏，紛紛擁出了各色各樣的理事候選團。

競選期開始了！

牆上畫着兩隻昂首高啼的大公雞啼叫着：「機三」「機三」。他們打開這頭一炮。他們首先發表競選宣言，表明競選的決心和態度。民主牆上當然充滿了各色的圖畫和標語（最大的有一丈高的字），就是廁所的門口，飯桌上面的紗罩，都是競選的標幟。對聯、橫布條、舞台佈景岸、網球網、活動佈告板、飄蕩在所有學生可能的去處。教室裏的黑板，洋灰的地板上都寫了很客氣的競選口號。有一系出了一個競選特刊，一氣足足寫了三十張未裁的白報紙，用圖表，用公式，證明他們的人才是多麼有能力，分析他們的陣容是多麼的強大，另外有一班介紹他們的歷史，過去學生運動裏，引起同學們的回憶，想起他們是怎樣的出力，他們內部團結是多麼好。還有的班提出整套的計劃書，說明他們對於自治會工作研究的結果。其餘三毛競選記（漫畫），油印小報，種種形式都被採用了！整個清華園到處都看見花花綠綠的標語。其中也有選民貼的：他們寫着：「你們再到處亂貼標語，不知道愛惜公物，我們不要選你們了！」

晚飯之前，院子裏無線電廣播競選的演說，廣東話、四川話、上海話、北平話，都有。最可笑的是機械系三個人的分工演說，頭一個人是一副幽默的姿態和語調，集中同學的興趣。第二個人以隆重的態度，完密的邏輯推理，演說他們競選的實力。最後一個人站起來，問道：「諸位選民，有這樣好的系！這樣棒的競選團！你們選他不選他呀！」下面是一陣轟然大笑，他們跳下桌子向女同學的飯廳跑去了！

更聰明的競選隱說；「要用工作來證明他們的能力」，一個競選

（下接十二頁）

爐邊天下

鐵幕安在

費孝通

人人都說北平好，說北平好的諒來並非窮人，窮人是到處都苦，雖則各處的苦處不盡相同。北平的窮人苦在冬天，尤其這年頭，怎樣過冬？不知有多少人在發愁；天氣又冷得這樣快。

專會和窮人作對的天氣，遲不遲，早不早的在這金元券無人要的緊要關頭，偏偏冷了起來了。裝爐子的工人昨天挨戶的來叫：「要不要裝爐子，今年冷得早！」陰雲密佈的天空，似乎在幫他作這預言的證人。我翻開去年在「觀察」上所寫的「爐邊天下」一看，是十一月二十三日開筆的，比今年今日剛剛早了一個月。這眞叫人心寒，心寒者是在有爐無煤也。

說起煤，話也長。上個月，金元券擋住漲風時，還不過三四十元一噸。有人勸我早些買一兩噸，防防冬天。但是一個拿到薪水祇夠同賬的窮教授，那裏有這七八十元的餘款？現在想來眞是早知今日，悔不當了夏衣去換煤了。昨天問一問煤價是三百元一噸，還是有價無市。薪水是凍結了，對着空爐子，想到的祇是這億萬人苦難的天下！

今年春天拆爐，我在結束「爐邊天下」時曾說：「這名目是去年秋末裝爐子時想起的，取意於閒談無禁之旨。爐子本來是象徵冬天裏的溫暖，緊張裏的閒散。誰知道時過境遷，那裏是這回事。」現在讀來，感傷更深。這年頭，教書人想起「冬烘」兩字都像是失去了的樂園了。

在這無煤爐邊看這冷戰日深的天下——接下去該是，「無話可說」四字。可是我又在替「觀察」繼續寫「爐邊天下」了。在我擱筆想怎樣找一個體面的理由時，我忽想到了「觀察」編者和我今夏深夜乘涼時的談話來了。我說：「你要我稿子，催是沒用，最好鼓勵通貨不住膨脹，到我鍋子裏沒有了米，爐子裏沒有了煤，你不催我，也不愁我的文章不跟着膨脹。」——這句笑話居然言中。罪過，罪過。我有什麼更體面的理由來說明繼續寫這欄時論的動機呢？這天下是夠冷酷的了，多少人眷戀過的北平，已將成爲窮人們咒咀的地獄，雖則現在還不是長春。長春無春，北平難平，這個冬天！

× × × ×

去年我以「從冷仗說起」開的筆，這仗又打了一年，還是看不出歇手的影子。其間我和許多人一般曾鼓着勇氣，對一些和平的曙光寄託過種種幻想；這些幻想，大多已成泡影，不留痕跡。今後大概有更多的「不幸」會接踵而至，好像華萊士落選，朝鮮內戰，馬來亞大屠殺之類的新聞會出現。這些對於已不敢再存幻想的人可以說是意料中事。也許要等到每個人絕滅了僥倖的幻想，不再張了嘴等天上落下幸福來的時候，我們才能眞的看到希望。

窮困固然不應當讚美，但是它却是最嚴厲的師長。當廚房裏有肥肉，院子裏有存煤時，沒有人心腸不是軟的。軟心腸的人看出來的天下也是隔膜的，除了天下萬戶都有肥肉存煤。祇有自己已領受了窮困的教訓，才會明白，「如今天下大不同」了。經了英國的煤荒和絕烟，拉斯基教授才向他的學生說：政治學裏的概念得從頭改起。這是說一個窮人看出來的天下和富人是不同的。用富人的概念說不出窮人的話來。窮了人才和現實眞的接觸，沒有假仁假義的隔膜，最重要的，窮人才會瞭解生命的可貴，生命如果是一切力量的泉源，他們也近這泉源。

從窮困這一點我可以說到正題了。鐵幕這一個名詞現在已經流行了，凡是兩人之間找不到共同立場，無法說服對方時，就會很順口的說「我們之間有了鐵幕」。這名詞愈是流行，意義也愈是玄虛，「疑神疑鬼」也成了鐵幕的註解。究竟這個幕在什麼地方呢？有人想在地圖上找，盡來畫去都不是；試問巴黎在不在鐵幕背後？說不是的，因爲巴黎在法國，而法國是「馬歇爾國家」，意思是接受馬歇爾計劃的；說是的，因爲巴黎的罷工，那些佔大多數的勞工簡直難於「理喩」。我想在地圖上找鐵幕還不如在貧富之間去看來得清楚。如果讓我來回答「鐵幕安在？」我很願意指鐵爲金，指幕爲元。換了一句話說：金元迷了眼。

這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把許多地方打窮了，但是也把有些地方打富了。打富了的是美國。怎麼會打富的呢？並不是發了國難財。美國有着個龐大的生產潛力。在戰前受了資本主義機構的障礙並不能充分利用。戰爭一起，消費的需要日增，不但美國軍隊要給養，而且因爲是「民主國家兵工廠」，要供給全球各戰場的戰時需要。生產受了這需要的刺激激迷的提高了；勞力值錢，工資高漲，雖說戰時的人民消費受到限制，但是人民購買力的擴張還是刺激着日用品的製造。這一陣生產狂潮又使各種製造業中儘量的採取新技術。所以戰爭開始後二年，生產總額就比戰前提高一倍。每個製造工業中的工人的平均生產力，到去年計算已比一九三八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這是打仗打富的美國。

另一方面，也是更多的人，却打仗打窮了。窮人中還有幾種：一種是像我們中國，在戰爭中降低了生產力，好像抽壯丁，把農田荒廢了，徵實徵購，攤派敲詐，把農業資本吸乾了；工廠被轟炸，加上通貨膨脹，工業資本改道走入了投資市場；抗戰結束繼以內戰，消耗日增，豪門巨富把資產向外送，人民無米無煤，成了世界上一等窮國。——這是一類。另一類是西歐的國家，窮法不同。

西歐國家並沒有像我們那樣不爭氣。他們一打完仗就努力爭氣。德國除外，一九四六年就恢復了一九三八年的生產力。英國在最近一年已超過了戰前水準。但是還是窮困。他們的窮困是因爲要失了戰前的「帝國」。這裏所稱「帝國」是經濟的：那就是他們在海外投下的資本，每年有利息可收，像是一個租田給佃戶種的地主。聯合國經濟部有一個報告，其中有一段話可以節錄在這裏：

> 在戰前，歐洲輸入超過輸出達三分之一，或二十億美元，這個差額完全是以「無形收入」支付的。所以如果現在歐洲要恢復戰前的輸入，同時維持戰前的輸出，依現在的物價計算，差額當在四十億美元左右。

這裏所謂「無形收入」大部就是指國外投資的利息；所謂維持戰前輸出就是指恢復了戰前生產力和不增加戰前的消費水準。如果不能永久靠救濟過活，歐洲必須重新建立他的貿易平衡。

> 這個差額祇有用提高輸出或減低輸入來塡平，因爲「無形收入」已經無法恢復。依一九三八年的貿易水準說，他們得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輸出或減低百分之三六的輸入。依一九四七年水準說，他們得增加百分之一一四的輸出或減少百分之五三的輸入。這樣才能達到貿易的平衡。

減少輸入，所謂節流，不但是消極的，而且有限度的。譬如英國糧食不能自給，如果停止了糧食的輸入，立刻會發生饑荒；又好像原料，如果原料不輸入了，工業停頓，生活必需品怎樣供給，更談不到增加輸出了。所以歐洲國家想復興就非得從提高輸出積極方面着手不可，也就是必須提高輸出工業。

在歐洲還有一類國家。他們在戰前並沒有「帝國」，而且在經濟上可以說是「帝國」們的市場，那就是東歐的若干國家。經濟的落後，使他們的人民生活程度低，使他

們的國家弱，在戰爭中被德國征服了的。這次大戰結束給了他們一個破壞，把以前遺留的生產力的封建勢力趕走了，開始工業化起來。上述的報告中曾提到，南斯拉夫的情形。在戰前，大部分的礦產是運到德國去的，但是戰後，利用大規模的水電，把礦產製造成了機器，輸出給東歐國家幫他們工業化。這方面說，東歐在工業上將成為了西歐的競爭者了，但是這並不是說，工業化了的東歐會減少接受西歐的商品。相反的，生產力提高必然會增加國際間的貿易，貿易是互惠的。東歐不過從工業上的「殖民地性」轉變為「獨立性」罷了。

窮困的國家（除了不爭氣以內戰來自殺者外）有着一致的目標，就是提高生產力，提高國際貿易，以謀復興。這是現實的，同時我們也可以說是正確的，因為這樣才能保證世界的和平，促進世界的繁榮。

但是，不幸在此開始，富有的國家金元迷了眼，並不能瞭解窮困者的觀點。美國所關心的是自我安全，不是人類的繁榮。有錢人不會有理想的，他惟一的想法是在維持現狀。如果說美國存心要別國人吃苦，那是未免過分，他確是也希望別國人不要太窮，太窮了買不起美貨，他自己的經濟結構也難維持。但是他朝夜放不下心的却是自己的安全。

歐洲復興不是馬歇爾計劃的官名麼？歐洲的復興怎麼能說是和美國安全相衝突的呢？問題是發生在這裏：美國所要復興的是戰前形式的歐洲，或是說，想恢復戰前的經濟結構來復興歐洲。歐洲在大戰結束後所自求的復興之路却並不是戰前經濟結構的恢復，而是在新的結構中去謀歐洲經濟的重建。所謂新結構就是社會主義的形式。這並不是歐洲人受了蘇聯宣傳的影響，而是冷酷的事實使他們不能不放棄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

原來是資本主義發祥地的英國喪失了帝國，不能再靠殖民地的剝削關係來維持經濟水準了。他們如果要自力更生的重建英倫，必須對全國的資源作有計劃的利用，必須要得到全部勞工的支持，必須防止浪費人力的失業，必須對國際貿易加以管制，必須對人民的消費作公平的調配，不能讓物價機構去迴護有錢人的特殊利益，這一切使英國採取了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東歐的落後國家，為了要急速的工業化，必須剝奪地主階級寄生性的特權，使生產者能累積資本，從事生產，必須消滅限制工業發展的封建勢力，必須計劃全國的資源作有效利用，這一切使東歐國家採取了新民主主義。——不論是誰，為了提高生產，平衡經濟，都放棄了舊式的資本主義了。聯合國的報告裏也承認：「要重新獲得經濟平衡，非從根本上改變歐洲的經濟結構不成。」但是這個改變卻使美國感覺到威脅。

誰也不能相信，在戰後任何國家會有能力威脅美國人民的安全的。但是美國人卻像見了鬼一般患了歇斯梯里亞，確是感覺了一種力量在威脅他們。究竟是什麼呢？這力量威脅的不是美國人民的生命，而是若干特權階級所依賴得到富有的經濟制度。這威脅並不是假的。倒並不是美國人會受了社會主義的宣傳，反叛自己的制度，而是美國現階段的資本主義不能沒有宣洩資本的殖民地。如果世界各地都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建立起國家單位的計劃經濟，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孤島自身會發生不景氣，最後會被逼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對於現在那些老闆和大亨們是太不利了，因為社會主義的美國不能容許他們繼續剝削，累積財富。這些人物的安全受到了威脅。那是千真萬確的。

從我們這些窮困國家的人民看來，美國的普通人民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中也不會有什麼損失的；但是在老闆大亨所控制下的宣傳機關却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受到的威脅化成了美國的威脅。一個看到遍地窮困的富人心裏總不免有着自身缺乏安全之感，一旦受着宣傳，更不免惶惶不可終日起來，認真覺得有國家會侵犯美國的安全了。這種被金元所蒙蔽的人，才是被鐵幕所隔，看不出窮人們自救努力的意義了。

美國人民既然把自己的安全歸託於資本主義的安全，從這鐵幕裏望出去，這天下實在可怕，好像一切幕外的人都在和他們作對。為什麼別人會和他們作對呢？必然有個鬼在搗亂，於是認定了這個原來就具有神秘性的蘇聯作為對象，展開冷仗。

冷仗對於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太有利了，雖則對美國人民不但心理上緊張得已有了些神經病，在經濟上也接受了空前的負擔，寬枉錢花得還要自認願意。為什麼冷仗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大有利呢？我們應當記得這個窮困的天下已經無力去購買美國貨了，英國的美元荒是個最明顯的例子。如果美國不開冷仗，就不能無償的運貨物到歐洲或亞洲來，更不能把大量生產力轉移到軍備生產中去，由納稅人出資購買了，浪費或囤積起來。如果不能這樣，美國現有的生產力必需完全靠人民的購買力來維持。這是資本主義機構所不允許的。如果不改變經濟制度，就得減少生產，於是發生不景氣。在這社會主義盛行的世界上，任何嚴重的不景氣都可能激起美國人民推倒資本主義的力量。所以要維持資本主義就不能讓它受不景氣的打擊。冷仗保證了這一點。祇要冷仗打下去，美國繼續不斷的擴張軍備工業，不景氣是不會發生的。

美國如果真的為了世界和平，想復興世界，他的預算就不會從軍備上拚命擴充了；就是以援歐的數目和軍費一比，也可以看得出美國的真意所在了。山姆大叔一心一意，不懈不怠，努力的目的，不是打倒蘇聯，不是援助「盟邦」，而是保衛自己的經濟制度，也就是保衛在這制度裏得到利益的特權。美國比任何人部明白，即使用原子彈把蘇聯轟成平地，還是無法把他們看成是鬼的共產主義打倒的。這個鬼會附在別人身上去，而且鬼是愈打愈多的。

或著他們想把歐洲恢復成了戰前的經濟，資本主義這個制度就可以安全了。但是怎麼可以做到這件偉大的工作呢？歷史不像寫在紙上的黑字，可以用橡皮擦得去。歐洲戰前的經濟組織是有條件的，就是廣大的殖民地。美國能恢復這許多殖民地麼？不能的話，歐洲還是走不上回頭路的。當然，美國如果能每年拿出四十億的巨款去津貼歐洲，這個經濟上不平衡的歐洲局面還可以撐得住。美國能經常擔負這筆巨款麼？而且歐洲現有局面是否是歐洲人民所能擁護的呢？

事實上的困難還不止此。冷仗打下去，對美國固然可以藉口擴張軍備工業，穩定經濟；西歐的國家怎樣呢？對於他們，這却太危險了。美蘇冷仗打得響，英法夾在中間，不能不也在軍事上作準備，不然一旦認真熱戰起來，不是立刻要淪陷了麼？英法要擴張軍備，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過一些數字。他們正在節衣縮食去提出輸出工業，希望有一天能輸出比現在加倍的商品，他們才能恢復戰前的生活水準。如果他們要在這時候製造軍火，要徵兵入伍，結果是把可以生產商品的能力轉移到了生產對生活毫無價值的殺人利器上去。經濟恢復的希望必然更為渺茫了。這一點簡單而且明顯的事實英法人民是誰都看得明白的。他們能支持這個政策麼？

英法要擴張軍備祇有一個可能性，就是恢復租借法案，也就是說，由美國出錢。於是問題是美國有多少資本能投入這無底洞裏去？這裏發生了個微妙的矛盾。要保衛資本主義的美國，就得展開冷仗，冷仗打下去，規模愈來愈大，從歐洲到亞洲，由遠東到南洋，美國的負擔一天重一天，甚至我們中國都市居民的口糧都得靠美國從太平洋上運來；看上去，連我們的柴也要用花旗出品了。美國富是富的，但是並不是搖錢樹。每一份錢都得向美國人民要。要到一個程度，連他們自己的口糧和煤都會成問題。這時是否會揭穿這鐵幕，看看世界，問問自已這筆錢花得是否寬枉，資本主義值得花這樣代價去保衛的麼？人窮了，會現實的，美國人窮了，也會發生這類現實的問題。為什麼大家不用科學所允許我們的生產力去提高大家的生活程度，而一定要用來把生活弄得這樣緊張，這樣窮困呢？

社會制度是人造的，他是為了要給人更豐富的生活，如果一個制度不能給多數人最基本的生活，這制度還有什麼理由去維持它呢？

美國人民問了這些問題，我們才有太平天下。

冷仗已打了這樣久，一年來，更多的人更窮困了。這是沒有人能否認的事實。這件事總是有點問題，受到冷仗所賜的人，不能不這樣問了。可惜是鐵幕重重，使這樣許多人不能看到這難於否認的事實。多少宣傳，多少謊言，掩蓋了冷仗的真正目的，遮蔽了冷仗無法解決問題的事實，鐵幕安在？

十月二十二日

恨

編者先生：我們鄕下人對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信仰，有三點使我們對於政府恨入骨髓。第一宗是抽丁。抽丁在鄕下是由鄕保甲長包辦舞弊的，一律採用買賣制。說老實話，現在誰願意去送死？買不起壯丁，只有借，用加倍的利息去借。因此大家變成了無產階級。第二宗是征軍糧，攤派！執行的人都發了財。對升斗小民繳來的借借穀，在質地和斤兩上，還要故意挑剔，一不稱心，便是違反戡亂，要用軍法！嚇倒無榜的老百姓。第三宗是金圓券行使以來，物價暗漲。有錢的還有些小辦法，普通大多數的老百姓買不到油鹽米食，長期坐在飢餓線上等死。老百姓已經在等死，而政府還在打官腔。昨天我們一鄉人到上海來謀生，誰知上海也一樣糟，有人請了三個月的市民證，至今還無着落。買東西又非市民證不可，鄕下不怕死的人也會罵起政府來了，『該死的政府，爲什麼不槍斃幾個混蛋官員？』政府既在風雨飄搖中還想掙扎求存，爲什麼還不反省自己的錯誤，替老百姓們想一想。編者先生，你以爲如何？

胡國安　樂知先　水嘉明
張惠　張志康　張果
侯德成　同啓
十月十九日　上海

台灣與米

編者先生：台灣是一個產米最豐富的地方。無論在書本上或者台胞們的口裏都是這樣說：台灣一年出產的米，可供台灣人民三年需用。然而今天事實全非，而且在這產米的地方，新米登場的時節，發生一件最不幸的因搶購食米而犧牲了幾個老百姓的事件。前日澎湖縣老百姓因爲食米，到糧食分所去交涉要求購米，旋被該所拒絕，因而發生搶購現象，政府派了軍隊鎭壓，並擊斃了幾個老百姓，搶米的波浪雖然鎭壓下來了，可是在台胞們的心目中卻又是一個無法塡補的裂痕，這對他們太傷心了。這消息在台灣的報紙上一字不提。

澎湖縣的人民全以漁業爲生，那裏土質惡劣，食米全仰台灣供應。半月以來，全台發生米荒，市場根本沒有，公教人員還有五十台斤的配給，窮苦的人民可就苦了，因此澎湖受的威脅更加厲害，所以才有這次發生的不幸事件。

時局嚴重，人心不安；這種現象何時才是盡頭呢？

謝菁　十月廿一日　高雄

一筆賬

編者先生：看到貴刊五卷五期讀者汪君所投「寬衔」一函，不禁有感於衷！所以也把幾年來鬱積於心的一筆糊塗賬，公之「觀察」，以見吾黨（本人是國民黨員）政府剝削的厲害！

我和我的家人，自各人能分別謀生之日起，各以勤儉所積，存入郵政儲金局。那時，開賬和存放，完全是光洋白銀。積至廿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止，計有活期儲金三戶：一戶存一千九百六十九元五角一分；一戶存七百四十四元一角九分；一戶存六百二十三元六角三分，另外在同年八月四日，存入定期（二年）儲金一戶，計三千元正；四戶合共六千三百三十七元三角三分。

當時，若以之向鄕買田，可以買入五六十畝的田地；若以之糴米，可以糴入四五百石的白米。可是久受黨國教育的我，深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且身在敵人治下，從大後方的郵局，支錢來用，豈不是敵之厚，國之薄呢？所以咬緊牙根，始終存在郵局，不敢動用，以免影響戰時金融，眼巴巴等到抗戰勝利了！帶同帳簿，赴原存局入帳，詢知尙未有淸理辦法，仍依戰前單位入帳，並由經辦人員，將定期一戶活期二戶母利結淸，過入現存一戶。由今春閱報載淸償辦法，再行往詢，以三十四年後，有存入者，不在此例！天哪！所存的，還不同是戰前存款嗎？

近金圓出世，局員依法折存金圓券一分，存在帳面！

以後的什麼獎勵儲蓄，吸收游資；什麼經濟改革擁護戡亂的法令，恐怕連國境內天上飛的鳥，地面跑的獸，水中游的魚，也不至再度上當吧？

我決意保存做抗戰紀念品的帳册一本，所有數目附後：

民國 年	月	日	摘要	存入 元		支出 元		結存 元	
26	5	31	第一本移來					1,969	51
26	11	30	下半年利息	44	30			2,01[illegible]	[illegible]1
27	1	4	支款			100	00	1,913	81
35	10	5	定期一戶活期二戶結存	5,212	22			7,176	03
35	10	5	本戶廿七年至三十四年利息	758	57			7,884	62
36	5	31	利息共	535	37			8,419	99
37	5	31	利息共	862	01			9,282	00

按法定比率折合金圓零一分正

雙玉　十月十六日　汕頭

「閱讀觀察的自由」

編者先生：我是「觀察」的讀者。在今天之前，還沒有知道自己既經失却了訂閱「觀察」的自由，所以還能隨意的閱讀；卽在辦公地方，亦復如此。

然而現在不同了，因爲今天奉到綏署本月十一日的代電，不准我們閱讀「觀察」。卽有幾個同事們，向我問長問短，使我感到萬分的憤慨。

我現在，將原電抄錄於後，（恕我沒有將字號寫明）藉以明瞭所說的根據：

一、准國防部顧參謀總長三十七年九月廿八日敦序字第一五四號代電以儲安平等所出版之「觀察」刊物言論荒謬爲匪宣傳詆譭政府破壞戡亂凡我部隊學校醫院無論官兵員生亟應嚴禁閱讀以免擾亂軍心影響士氣。

二、希查照並轉飭所屬切實遵照

我希望　先生不要因此而改變了一貫的作風，相反的，還要更加負起時代所賜予的十字架，爲全中國的人民底自由而努力奮鬥。

一讀者　十月十七日　××

兩難

編者先生：廣州物價曾以港幣作標準。金圓券發行之初全國物價普遍下跌，祇有廣州適得其反。八月二十日物價比十九日漲一倍，第二天（廿一日）又漲一倍，一直漲了三倍才安定下來。物價安定以後，港幣黃金的黑市交易表面是絕跡了，許多奉公守法的人民都拿出儲蓄着的外幣到銀行去兌換金券圓，大家頂又渡着戰前用元角分做幣單位的生活，天下彷彿是太平了。誰料這種情形持續了不到兩個月，那些「炒友」們又活動起來，起初是由官價七五漲至九五，第二天漲至一五〇（比官價漲一倍了）後來竟漲到二三，二四，於是物價也跟着作三級跳，有些商人竟把貨物藏起來不肯出貨。廣州人自始至終相信任港幣，不信任國幣；金圓券一發行，大家已抱悲觀，果然，事到如今，守法者都上了大當，吃了大虧；違法而收藏着黃金外幣者却變得自己做了一些聰明的事。國家社會如此混亂，叫人民守法好呢？還是不守法好呢？

羅茵　十月廿一日　廣州